

我做天妃两百年

我做天妃两百年了，做过两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第一件，是一百岁上，捏了诀下凡，给一位凡间的帝王当宠妃，弄得他色令智昏，一不小心亡了国。

第二件，是我两百岁生辰上，喝醉了酒，摔下凡去，拉着个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死不放手，变了个戏法，差点跟人洞了房。

天界两百年，也出现过两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儿。

第一件，是那位与天妃有瓜葛的亡国帝君飞升了，成了六界之中人人畏惧的峒渊上神。

第二件，是那位与天妃有瓜葛的揭不开饭碗的穷秀才也飞升了，成了六界中人人倾慕的文曲真君。

当初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峒渊，飞升的第一天，站在我天妃宫门口，冷漠淡然，「你院子里的杏树，该剪了。」

我当时眼含热泪，「峒渊，原来你还记得我最爱杏花。」

峒渊说，「它伸到我隔壁去了，碍眼。」

我隔着院子，看见峒渊用他那把心爱的长刀，削去了开得最盛的过墙红杏。

后来，我搬着杏花枝往门外走的时候，有人揣着袖子，从侧面走来。

一身儒雅，青衫玉卦，衣袖飘荡间拖着几缕氤氲水雾。个头高高，神色从容。

我没认出他，他倒认出我来了。

他站定，对着我颌首，微笑道，「令仪姑娘，别来无恙。」

我脚下一顿，怀里抱着的小棍啪嗒掉下去，咕噜咕噜滚去了他的脚下。

天宫的人尊称我一声娘娘，遇到平辈的，或是长辈，才会叫我令仪。

我皱了皱眉，这可真是失礼。

「你是新来的？」

那人弯腰，拾起木棍，点了点手心，变成着了一身红，一如当年我拽他进洞房时，顾盼生姿，「姑娘神机妙算，宋某一路过来，真是好一番坎坷。」

我大骇，手一松，木棍全散下去。

「宋.....宋巍？」

「难为姑娘还记得。」他仍站在那笑着，笑得有些凉，如今凭着一身清冷寡淡，颇招小天女儿们喜爱的，除了文曲真君，还能是谁？

我后退两步，撞得宫门哐啷作响。

今儿是触了什么霉头，两任前男友都碰上了。

宋巍又变回了青衣玉褂的打扮，「令仪姑娘，宋某住您对门，多多关照。」

我赶忙赔笑脸，「不敢不敢。」

当初是我强上——额，逼迫他，八成叫他看透了世道，为了避免日后被像我这样强大的人玩弄于鼓掌，进而寒窗苦读，爬上高位，造福黎民，积德行善。

我怎好厚着脸皮逼他叫我天妃娘娘.....

宋巍施施然进殿，关门。

随后司命便急吼吼过来了，一脸喜色，「听说了没？听说了没？你两个男人都上天了！」

我弯腰捡着树枝，也不看他，「听说了.....」不光听了，还看了。

司命啧啧感叹，兴奋地来回走，「你是没看见他们面见天帝的时候，那叫个唇枪舌剑.....一个冷，一个傲，说话绵里藏针，夹枪带棒！你说，这是为啥？」

我划拉了半天，司命给我越踢越远，索性也不捡了，恼火道，「为啥？」

「两男争一女！都喜欢你呗！」司命搓着手，「这可真是一出好戏！我得记下来！写个喜剧，写个悲剧，男主就让凡间那名角演，女主.....」

司命眼珠子乱转，疯劲儿上来，眼看就要逮着我给他演戏，我果断闭了宫门，留他一个在外头一人分饰三角。

我想了想，其实我跟宋巍没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是逼着他新婚洞房，还没洞成，就被司命带人追过来，据说那宋巍当时躺在床上，上衣被我扒了精光，还露着胸膛。

峒渊却不一样，为了我，他连国都不管了。

我堂堂天妃，去爬了墙头。

「峒渊啊，你在哪儿？我有事跟你说.....」

路边，宋巍站在墙下，看着我骑在墙头，好笑地瞧我，「不巧，峒渊上神去了天宫与天帝议事。」

我有些做贼心虚，反问道，「你干吗去？」

「一起议事。」

我心里憋了话要对峒渊说，便一刻也等不及，忙从墙头飞下来，急急道，「我和你同去。」

宋巍看了看我的腰，后退了一步，「好。」

他不怎么喜欢我，连走路，都要离我远远的。

我耐不住尴尬，厚着脸皮与之攀谈，「文曲君，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宋巍脚下一停，转过头来看着我，俊雅的眉目夹杂几分疏离。

他刚要开口，我连忙接话，「当初是喝酒误事，我十分内疚，看你一直在凡间讨不到老婆，应是受我所害。现今咱们一同位列仙班，若是看上哪个了，我给你抢来？」

宋巍拢袖，盯着我看了半晌，我以为他会说，「不牢你挂心」或者说，「多谢。」

没想到他只是温温和和地启唇，「令仪，你很闲？」

我摸摸鼻子，讪笑，「倒也.....不是十分闲。」

宋巍不领情，秉持一贯疏人千里的姿态，叫人挑不出错来。

天宫门口散了会，熙熙攘攘，跟赶大集似的。

妙龄女仙嘀咕耳语几句，佯装不经意地撞过来，宋巍左闪右避，犯了难，身边腾起淡淡的青雾，谁来，先沾一身水再走。

点了妆的女仙不敢近身，只用贪恋的目光看两眼，便咯咯笑着隐进人群。

我后退了两步，衣袖掩面，恐乱了妆。

好容易挤到大门口，就看见司命紧挨着峒渊站在末尾，心里一喜，丢下宋巍凑过去，「司命，你们在聊什么？」

司命左手执卷，右手执笔，「排戏，你也来？」

司命的手里没出过好戏，尽是虐得人肝儿疼的，眼下为了跟峒渊破镜重圆，我豁出去了，「本天妃屈尊降贵帮你一回，说吧，什么戏？」

他虚虚一指，破开一境，里头是位人间帝王与一妙龄女子花前月下，情意缱绻。少顷有人造反，他身中数刀，气绝身亡，那女子微微一笑，隐没山林。

我，「……」

这剧本有点熟啊。

司命刮了我一眼，「娘娘还演吗？」

我脸一阵红一阵白，偷偷去看峒渊，只见他亦是脸色欠佳，英气的五官分别表达着各种不悦。

司命说，「其实，那画中女子，是一山间狐妖，以贪食人心续命。如今她初涉凡尘，刚刚入宫，在她尚未蛊惑帝王，酿成大错前阻止，还来得及。」

我尴尬地轻咳一声，「人自有命数，何时轮到咱们干预了？」

司命意味深长道，「那帝王，是天帝的亲戚。本是下凡历劫，不可被狐妖中途打断，你们下去走一遭，别让人太早回来。」

我说，「噢，明白了。」

「小仙还得提醒峒渊上神一句，下界不比天界，贸然附身凡人，时间一久，便会伤及仙体。还望上神谨记，附在那帝王身上不可超过三个日夜。」

三个日夜，说得是天上。

换成人间，就是三年。

司命说完，拿着笔将峒渊的名儿和帝王辛夷的名儿连在一块。

连完，又道，「至于这小狐狸许听柔……」

我客气道，「哎……本天妃愿身先士卒，以身涉险。」

司命呵呵笑着，「真是不巧了，弦音先你一步接了这差事。」

我一愣，旋即狰狞问道，「什么？那个说话跑调的琵琶精？」

司命没说话，峒渊后头倒是默默走出一人来，行如弱柳扶风，眉眼带俏，委屈道，「天妃娘娘，您说我跑调是不是过分了？」

她眼眶一红，「峒渊上神与天妃两情相悦，自是愿意重温当年之境，弦音就不掺和了，祝您二位早日破镜重圆。」

我从见到她第一眼，怒火就已经窜起来，待她说完，一句话捣了三四回才从嘴里咬牙切齿磨出来，「本天妃不要了，给她！」

司命舔了舔笔尖，笑咪咪地连起了弦音和许听柔。

然后捏着笔，挑我一眼，「还剩俩职缺，你选一个？」

「啥职缺？」

「许听柔的丫鬟，和辛夷身边的太监。」

司命可真是抬举我。

我说，「不对啊，这就我一个，我选了，你上哪再找个人去？」

司命笑道，「天帝面子大，请来文曲君来助我一臂之力。」

听完，我面容古怪道，「怎么助？演太监？哈哈哈。」

话落，所有人都看着我不说话。

我笑容慢慢淡下来，想起身后还站着宋巍。

司命看了我一眼，缓缓说道，「都是心照不宣的事，你非得说出来？」

半晌，我说，「我还是做宫女吧。」

司命对着宋巍遥遥拱手，「辛苦文曲真君下凡走一趟。天妃娘娘此番命数惨烈，还望您在其中斡旋一二，说到底还是个做天妃的，别弄得太丢人。」

宋巍点头，「司命星君客气。」

我抓住司命，惊恐道，「什么……我……惨烈？」

司命微微一笑，掰开了我的手，「当然不会惨过弦音和峒渊上神。」正当我舒一口气，他道，「不过是抽筋扒骨，死无全尸……」

我复又深吸一口气。

司命道，「你仅仅是丢了一条命，可许听柔失去的，是她的爱情啊……」

临行时，一人身上多了一道噬元枷。

琵琶精长得是有几分姿色在上头的，她的枷化成一点殷红的梅花瓣，锁在额头，娉婷袅袅间活了似的，柔弱动人。

峒渊我反复瞧了几眼，没看出长在哪，八成落在身上了。

我一回头，瞪大了眼。宋巍的眼尾凭空多了一颗泪痣，为他清冷倨傲的神态添了一份妖冶。

我掏出镜子，摸了摸耳垂，一颗红痣落在上头，像戴了颗玛瑙。

司命对着我们拱手，「昔日不少神仙下凡动了本心，改了人物命格，惹出乱子来。噬元枷便应运而生，若是强行扭转，便会被吞去一层神格。越是与天道背道而驰，反噬越重。直到形神具散，飞灰湮灭。望诸位在凡间，小心行事。」

我哼笑道，「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咱们这么干不是缺德吗？」

司命微笑，「许听柔本不该入世，此番实则为拨乱反正，但需记得，不可伤及无辜，枉顾人命……」

我挥了挥手，「行了，此事简单。让峒渊把弦音往深山老林一丢，不等三天，今儿傍晚就能回来，与你喝上一壶热酒。」

弦音柔声道，「天妃娘娘……并非如此——」

「走了走了。」我打断她，笑眯眯道，「我都不怕抽筋扒骨，你还怕深山老林？」

我只记得，我从望仙台上飞了下来，再一睁眼，就是昏暗的宫殿。人间不比天界，凡人不比神仙，身子弱得跟蚂蚱一样，初来乍到，殿中浓郁的香气熏得我一阵干呕。

四周纱幔飘动，烟香缭绕，灯影摇曳。

我晃晃头，有些发蒙，一会才想起我来干什么。

不远处，有一些奇怪的低吟，细听之下，似乎那么像……男女一度春宵时才能发出的动静，我一听，耳根子都红了。

「陛下.....臣妾.....好累.....」

「乖，再忍忍.....」

我本想悄悄的听，可怎么听怎么不对味儿。

我瞪大了眼，望着帷幔，好半晌意识到，这不是弦音和峒渊！还能是谁！

我拍案而起，「好你个琵琶——」

不到说完，嘴蓦地被人截住，被拉向门外。

这是一只修长的手，有浓郁的龙涎香，力道很大。

我扑腾着，发现法力全失，只能发出呜呜的叫声。

我想起了司命说的抽筋扒骨，说的命数惨烈，难道我辛苦下凡走一遭，就是来当炮灰的？

我张口，毫不留情地咬在他的手指上，破了皮，一股子铁腥味儿。

身后的人嘶了一声，继而服在我耳边道，「令仪，稍安勿躁。」

那声音分明陌生，可语气出奇地让人心安，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也是这般不急不慢地说话。

我停下来，他也松开了我。

我转过身，看见月光下站着一个身着太监服的人，面容清隽，眼尾有一颗泪痣，妖冶与冷漠交织，有种奇特地协调。

他鼻梁高挺，薄唇如刀，看人的时候清清冷冷的。月色下，我看不清他的神色，只能通过语气判断出他的身份。

「宋巍？」

他道，「司命的话你没听见？」

还知道司命，是宋巍没错了。

「什么话？」

他说，「噬元枷影响神智。深陷其中者，往往难以自拔。你刚刚来时，可有过一阵儿恍惚？」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方才刚睡醒，蒙了一阵儿。

我舔了舔嘴唇，问道，「这么说，里头他俩……」

宋巍道，「不清醒。」

也就是说，里头的确是弦音和峒渊。

一股子火烧起来，焦躁难忍，我急得来回走，「有没有啥好办法让他俩分开！」

宋巍看着我，「只是两副皮囊。」

「有区别吗？」我一脚将地上的石子踢远，头疼道，「皮囊是别人的，快活是自己的！你看看我！当初跟峒渊好的时候，就是皮囊！」

宋巍突然不说话了，半晌，他道，「你喜欢峒渊什么？」

我一愣，「他好看啊。」

当年峒渊做皇帝时，杀伐果决，运筹帷幄。只有我知道他笑起来什么样，对着人说起情话来什么样。

峒渊说，这叫独宠，宫宴一百多道菜，独独我的小桌子摆满糖糕，半夜饿肚子，峒渊能偷着带我跑去御膳房。峒渊的御书房，整个后宫只有我能进。

他能陪着我，蹲在御阶上看星星月亮，也能为不小心翻了别人的绿头牌，在我的宫门前站一夜，肩头披满露水。

我记得这么多，唯独忘了峒渊跟我说的每一句话，他成了一个剪影，单薄又虚幻，一时间我心里被恐惧挤满，却不知道恐惧因何而来。

这些话没法说，一开头，就像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连司命都不爱听我这些陈词滥调，宋巍能听下去？

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佯做客气，也问道，「文曲君也有喜欢的人？」

宋巍说，「有。」

我一抖，强撑着脸皮试探，「在我轻薄你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

这可怎么是好.....珍贵的同僚之谊，如昙花一现。

我看着宋巍，「.....」

宋巍也看着我，「.....」

我说，「对不住。」

宋巍的目光不凉，却仍感觉不到暖意，他的眼睛像波澜不惊的深潭，是死水，看不到希望，连笑都是含蓄的，像微不足道的风刮过去，在厚重的水面上吃力地掀起一点点涟漪，很快消磨干净。

我问道，「她知道了？」

他说，「我命苦，喜欢谁，便也害了谁。实在没太大必要让她知道。」

我心底五味杂陈，半晌，拍了拍宋巍的肩膀，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改日我请你喝酒。」

宋巍嗯了一声。

里头弦音的喊声娇柔绮丽，我仰头望月，突然高喊道，「叫叫叫！夜猫叫秧子呢！」

说完，殿内突然没了生息。

过了一会儿，更高扬的喊声传出来，带着挑衅。

我一脚踹在树上，「你看我不整死那琵琶——」

宋巍一把拉住我，「你不要命了？」

「你放开！」

我与他撕扯起来，拽着袖子，某一个瞬间突然卡上他的小臂。

一道斑驳且狰狞的伤口就这样露出来，自手腕一直蜿蜒进袖子里，像一条剥了皮的蛇，丑陋可怕。

我手一松，见了鬼似的后退两步。

我不是没见过疤，只是没见过这样骇人的疤。当年天上有人渡劫，九十九道天雷劈下来，劈得皮开肉绽，也没见长成这样，况且神仙仙体受损，多半能自愈。

我看宋巍若无其事地松开我的手，拉下袖子来，八成是这副身子原带着的。

我气急败坏地对宋巍道，「你就烧高香吧，没在他受苦受难的时候下来。」

听着屋里没了动静，我心中有种为时已晚的悲凉，抱膝蹲在长廊下，抹了把泪，把上个月切破的还没长好的伤口重新搓开，疼得呲牙咧嘴。

这伤说不得小，那日广陵君得了一把上好的兵器，我一时好奇碰了利刃，结果被割得血流不止。

我含住伤口，血腥味儿散进唇齿。

我咂摸着，忽然凝眉，拿出手指来看看，指指我自己，又指指宋巍道，「不对啊，这伤口是我的，那道疤难道也是你的？」

宋巍瞥我一眼，没说话，这会殿里辛夷的声音沉沉传来，「备水。」

宋巍看着我，我也看着宋巍。

「你去。」

「不，当是你去。」

「凭什么是我？」

「你不想看看？」

眼神几度交锋，我败下阵来，「您可真是少爷下凡，一点苦都吃不得。」

提起早就热在灶台上的水，我一步步挪进寝殿里去。

甫一进殿，浓郁的香气夹杂着古怪的味儿呛得我咳嗽几声，便听里头辛夷说道，「你这丫头好不懂规矩。」

「陛下，您管她干吗呀……你快摸摸臣妾，心跳得厉害……」

「哦？那是为何？」辛夷充满玩味的声音传来。

「因为陛下您在臣妾心里呀.....」

辛夷低笑两声，「好你个小坏蛋.....就会哄朕开心。」

我拎着木桶，克制住上前撕开他俩的冲动。

谁能告诉我，一个是对谁都不吝辞色的峒渊上神，一个是唯唯诺诺不敢见人的琵琶精弦音，到了这里怎么通通变了样？

还有这老掉牙的调情，早几百年的画本都不这么写了。司命自制吧？

想我当年和峒渊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这么丢人过。他当时什么样来着？我苦思冥想，对啊，他什么样来着.....我拎着木桶一时呆愣在原地，竟然忘了。

我只记得我喜欢峒渊，他也喜欢我，我害他亡了国。可这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竟一点都不记得。短短几刻，像喝了杯忘情水一样.....

我走神之际，许听柔说，「兑好热水就出去吧。」

说完，里头继续响起轻声妙语。

伴随着女子娇笑。

辛夷说，「小坏蛋，朕给你看个宝贝。」

我，「……」

合上殿门，我挽起了湿漉漉的袖子，仰头猛吸一口冷气，强迫自己压下胃里翻滚的情绪，生怕一个压抑不住就地吐出来。

宋巍立在阶下，仰头看月。清冷的月色一半打在他的脸上，一半打在他身侧的地上。留下的一半暗影爬上宋巍的脸，看不清情绪。

我走到宋巍跟前，「当初咱俩拜堂，我先迈的左脚还是右脚？」

宋巍顿了顿，说，「不记得了。」

这个问题实在没什么价值，可能他本就不记得。

我又问，「咱俩在哪成的亲？」

他说，「我忘了。」

他看我瞪着他，说，「之前我该是没忘的，到了这里以后，忘了。」

他也发现了不对劲。

不过从大殿里出来，又打了个来回，我和宋巍就失去了一部分记忆。若是任由其发展，最后能不能完成任务倒是其次，到时候谁还想着回去？

附在人身上，浑浑噩噩过三年，最后呢？神格受损，困在角色里，入了六道轮回，再难脱身。

我说，「宋巍，来不及了，天明之前必须把弦音送走。」

「怎么送。」

「指望辛夷是不可能了，我来烧一把火，把许听柔『弄死』。」

天干物燥，几堆木棍，一丝火星，足以让势头窜上房顶。我站在宫殿门前，周身是宫人惊慌大乱，端着水盆来来往往。

不顾满手油灰，我擦了把脸，对着人群喊，「快！先救陛下！」

人们一听我带头，哭天抢地地冲进去，半晌，抬着一个只穿裤衩子的年轻男子出来。他被人举在头顶，睚眦欲裂，声音惨烈，「朕的柔儿……朕的柔儿啊……」

「去你的柔儿！」我冷笑一声，又泼了一桶油，火势瞬间如巨兽出笼，咆哮着拔地而起，腾起的火苗舔舐我的衣角，烧得焦黑。

火势凶猛，热浪翻腾。

宋巍这时候，应该已经把许听柔救出去了。

想到任务很快完成，峒渊恢复正常，我也能重拾记忆，心里长舒一口气。我不是个爱折腾的人，喜欢一切保持原样，就像我

喜欢一个人，便是长久的喜欢。

「快快快！贵妃娘娘救出来了！小李子！快！接宋公公一把！」

我脑子发蒙，目光迟钝地望向烧得通红的殿宇，倒塌的房梁下，宋巍肩上搭着许听柔，半拖半抱地将她拉出来。

该死的！我冲过去，扯住宋巍的领子，压低声音一副被人坏了好事的语气，「你怎么从正门出来了？」

许听柔的手臂焦黑一片，像一根枯枝支棱在肩膀上，人整个晕了过去。

宋巍的衣裳被烧烂了，露出手臂来。疤泛着红，像滚了岩浆，将皮化开，露出白森森的手骨，

反观他脸色煞白，像鬼一样。

我神色复杂，「你不会也喜欢她吧？」

我刚才站在殿外，一脸惆怅，宋巍也是一脸惆怅，突然电光石火间想通透了，这不就是两个丧偶之人的互相慰藉么？

宋巍拖着许听柔一个劲儿往外走，我掏出了刀，「宋巍，你把她抱好，我来捅死她！」凡间的刀杀不死精怪，只会让她现出原形。

宋巍徒手截住我，「看到我的胳膊了吗？」

我说，「看到了，恭喜你，残废了。」

宋巍说，「你别忙着恭喜，待会你一刀子捅下去，换全天庭的人去你府上吃酒。」

我，「？」

「这反噬会死人的。」宋巍松手，任许听柔咚一声，头朝下撞在地上。

许听柔烧焦的手臂下，突然冒出点点金光，被焦痂覆盖着，看不真切，渐渐的，焦痂被什么东西顶开来，下头的皮肤粉嫩光滑，宛若新生。

反观这头，宋巍的伤正不断扩大，大有剔肉除骨的架势。

我明白了宋巍的意思。

一旦主角伤及根本，我们这些炮灰，将会付出百倍的代价来弥补。

所以强行送许听柔出宫根本行不通，需得辛夷心甘情愿才行。也就是说，我和宋巍，得想法子把他俩搅和黄了。

我担忧地看着宋巍的胳膊，着急道，「还能不能保住啊？万一废了，辛夷把你一换，你我奸计如何得呈？」

宋巍也低头看着，好在，胳膊即将枯烂之际，突然停止，随后，便如春回大地般，飞快地复苏，先是骨，后是肉和筋，最后一丁点皮愈合，那道丑陋的疤痕修补完整。

我惊奇道，「这样也行？既然死不了，我捅她一刀便是。待破了人身，丢回深山老林回炉重造去。」

宋巍说，「你当噬元枷是摆设？这伤疼起来要命。」

我看他脸色恢复如常，狐疑道，「有那么疼？」宋巍除了脸色苍白一点，看起来并无大碍。

「令仪，我和你不一样，我习惯了。」

我终是放弃了掳走许听柔的打算。

「还有什么办法？」

宋巍欠身让过忙碌的宫人，缓缓吐出八个字，「栽赃陷害，挑拨离间。」

此话由他一个大内总管说出来，多多少少有点乱臣贼子的味道。

我笑道，「行啊，宋巍，以前在人间没少干缺德事儿吧？」

宋巍微微一笑，「总是看得多，干得少。」

我摩拳擦掌，「本天妃活了二百多年，还从没干过这样刺激的坏事儿。」

我在脑海里翻遍了司命的画本子，想着那群挑唆事的人都是怎么干的。

最后我俩一合计，不如将弦音变成第二个杨贵妃，逼着辛夷杀人，让许听柔彻底死心。

最后再由我俩偷着将许听柔送出去。

宋巍说，「此事倒是容易，找钦天监在别人面前说几句妖妃降世，往后的事便由不得辛夷了。只是……」

他一顿，我着急道，「只是什么？」

「那附在辛夷身上的是峒渊。你忍心看他痛不欲生？」

我紧紧扭着袖子，把袖子揉成乱糟糟一团，终究还是舍不得让峒渊受苦，我说，「赶天明儿再看看。峒渊若是醒着，再好不过。」

宋巍叹了口气，「也好。」

第二日一早，我趴在大殿窗外，里头静悄悄的。

「你说怎么还不醒？」

「昨晚折腾到后半夜，醒不早。」宋巍不咸不淡道。

我恼火道，「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宋巍静静看着我。

我才想起，是我先开口问的。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焦躁，抹平散乱的鬓角，讪笑道，「今天挺冷啊……」

宋巍不说话。

我干笑几声，「本天妃许久不下凡，想不到红墙绿瓦是一点没变。」

宋巍一副不想理我的样子。

他不接话，我只好横着迈了几步，靠到宋巍身边去，问道：「文曲君，你当年穷得叮当响，都有姑娘愿意嫁你，为何后来飞黄腾达了，却没成亲？」

我隐约记起初见到宋巍时，他一身大红嫁衣，正要娶谁，我喝醉了，半路截胡，拉着他进了洞房，疯狗般抱着宋巍喊洞渊，差点把婚事给他搅和黄了。

「难道你对我一见钟情？也不能啊，当年我醒了酒，便将你们一群的人记忆统统抹掉了……」话说一半截住，看向宋巍。

宋巍挂着疏离的笑，一副你做了坏事，就不要说出来的表情。一个简单小咒，自然在他飞升时就失去了作用，我对他做的猪狗不如的事，全印在他脑海里。

可这并不代表他想被人提起。

宋巍淡淡瞥了我一眼，半晌道：「我们是两情相悦。」

我摸了摸鼻子，「后来呢？她嫁给别人了？」

宋巍语调平平，「没有，是我做了些不好的事，不配娶她。」

我心照不宣地哦了一声，老本子了，秀才高中，衣锦还乡时，蓦然回首，姑娘早已嫁作他人妇。

没什么能安慰他的话，半晌只能道，「虽然无佳人作伴，可你活得长啊。」

宋巍眉头微微蹙起，「令仪姑娘，此话听起来不大像宽慰。」

我拢袖作揖，「你将就听一下吧，有人安慰总比没有好。」

少顷，殿内传来一声哀号，辛夷紧张地对外头喊，「快！传御医！」

宋巍早已唤了御医在殿外等候，御医闻言提了药箱进去。

我一看有了机会，柳眉倒竖，哭哭啼啼，「娘娘啊.....您不要丢下奴婢啊！」

我一边哭，一边往里头冲。

可能几百年都是飘着过来的，乍一脚踏实地，我踩着裙摆倒腾几步，被门槛一绊，结结实实栽进去。

辛夷盘腿坐在床下，仅披了一件白色袍子，形容缟素，攥着许听柔的柔夷，满眼深情。

许听柔气息微弱地躺在床上，头上缠着绷带，听见动静瑟缩一下，辛夷便紧张地抱住了她。

我心一沉。

还是没醒。

御医小心地绕过扑倒在地上的我，提着药箱小步走到床前，问过安，给许听柔把脉，少顷，他脸上一喜，「陛下！大喜啊！娘娘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一道天雷在我脑海中轰然落下。

狗血这个词用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真是绝妙。

就在我以为辛夷会欣喜地将许听柔拥进怀里的时候，他缱绻眼神慢慢冷下来，淡漠道，「知道了，出去。」

许听柔初始的喜悦僵在脸上，慌乱一闪而过，抓住了他的衣袖，怯生生道：「陛下……」

辛夷向我看过来，招手，「令仪，过来。」

我身子一颤，瞪大了眼。

他知道我叫令仪。

峒渊醒了！

从前，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我招手时，也是冷着脸，生怕被人发现他对我的情谊。我走过去，他又会牵住我的手，偷偷在我手心挠痒痒。

我没有犹豫，爬起来急匆匆地走向他，在许听柔难以置信的眼神中，牵住了峒渊的手。

这次峒渊只是简简单单握住，没什么其他动作。我心中难免失落，转念一想，许是我当年闯的祸太大，害他亡国，他还是介意的。

峒渊冷冷地瞥了许听柔一眼，举起牵着我的手，「朕身边换人了，你自己走，还是朕送你？」

这语气，可真是渣得彻底。

他大概也明白此事棘手，继续拖下去对所有人不利，干脆快刀斩乱麻，绝了许听柔的心思，赶出宫去。

许听柔眼眶一红，「陛下.....她只是个婢女.....」

「你也只是个小妖。」峒渊毫不客气，「人妖殊途。」

我一怔，当年，我也曾对峒渊说，「人仙殊途」，最后死在他面前，以为没了我，他那个皇帝能稳稳当当坐下去，末了回到天上，才知道峒渊在强撑几年之后，终究没能活着走出来。

自此，我走遍阴曹地府，皆寻不到峒渊的影子，听说入了六道轮回的人，便是针如大海，再难寻得。

直到听闻下界有人以「峒渊」的名号飞升了，我打翻了手里的茶，多世轮回，若无执念，为何偏偏以「峒渊」为号？

一晃眼前，峒渊冷着脸，将许听柔吓得缩进墙角。

我轻咳一声，凑到峒渊耳边，「那个峒渊啊.....小狐狸精涉世未深，吓唬吓唬得了，别伤了小姑娘的心。万一想不开抹了脖子，弦音跟着倒霉啊.....」

我倒是不心疼那个琵琶精。

她修为太低，半用不顶，若是一睁眼发现自己身首异处，回头补好身子去天帝面前哭哭啼啼，说本天妃欺负她，岂不败坏了我的名声。

谁料许听柔是个烈性子，狐狸眼一眯，寒光一闪，猛地扑过来抓住了我的领子，「贱人！我倒要看看你是凭着什么歪门邪道把陛下勾去的！」

我法力全无，猝不及防地被她一拽，顿时领口松散，露出大片肌肤来。

她一个劲儿地顺着领子里头瞅。

我慌忙抓住，「你可别污蔑我啊，我可不是凭着这玩意取胜的.....」想当年，我对峒渊，那是掏心窝子的好。

许听柔疯了似地，「陛下！你看！你往里看！她不如我！」

「你个女儿家家的，怎么如此低俗！」在天上体面惯了，骂人都骂不出花儿来。

峒渊先忍不住了，胳膊抓上许听柔的纤细的手臂，狠狠一掰，她痛呼一声，跌坐床头，我的领子还被她攥在手里，被她一拽，踉跄地栽向峒渊。

峒渊身子微微一偏，侧过去，眼疾手快地伸手将我扶正，「令仪，小心些。」

「陛下.....您.....您竟然为了她.....」她开始啜泣，眼眶红着，泪珠子断了线一般。

若是放在话本里，我现在，就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可一想到司命笔下的老套路，便学着奸妃的模样，上前几步，坐在床边对着她狞笑，「哟，谁哭得这样可怜，我都心疼了。」

许听柔瑟缩在床里，拼命的摇头，

我笑道，「识相点，别等着我亲自赶人。」

峒渊的手扶上我的肩膀。

我回手拍拍他的手背，感激于他对我支持。

「陛下，送她走吧——」

下一刻，我被连人带被掀到地上去。

被子盖住了我的脸，我愣了好一会儿，只听见峒渊焦急道，「柔儿怎么了？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我扒开被子，看着男人一脸痴情地捧着许听柔的脸，为她拭去泪痕，脸色慢慢僵住。

辛夷又回来了.....

许是我的目光太过冷冽，辛夷扭过头来，目光在我的身上逡巡一圈，定在我的领口，瞬间怒火升腾，「你这副衣衫不整的样子是想给谁看？」

我冷着脸，「给你看的。」

「竟敢当面勾引朕，是你自己走还是朕送你走？」

我哼了一声，「自己走。」

许听柔躲在辛夷怀里嚤嚤出声，「陛下，她这样，我好害怕啊.....」

辛夷握着她的手，温声哄着，目光突然落在许听柔的手腕上，指着他自己掐出来的手印咆哮起来，「该死的，你竟敢伤她！」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辛夷彻底被我气疯了。

他厉声唤了一群穿黑衣的公公进来，冷眼道，「拖下去打四十板子，叫宋玉看着，少一板子，他提头来见。」

宋玉，是宋巍在人间的化名。

我被人拖出来时，迎头撞见宋巍进殿。

黑衣公公中途截住他，不卑不亢道，「宋公公，陛下让您监刑。」

宋巍脚步一顿，回过身来，「多少？」

「四十板子。」

他看了我一眼，垂下眼去，「好。」说完，收了脚，往我这边走来。

功败垂成，我丧气地耷拉着头，「宋公公，四十板子多不多？」

宋巍随着人群走在一旁，「不多不少，足够要你命了。」

我一惊，「我死了，你自己能行吗？」

「大约是不行。」宋巍实话实说。

旁边人听得一头雾水，生怕宋巍跟我有交情，警惕道，「宋公公，陛下亲口下的旨，容不得马虎啊！」

「陛下说不准别人替？」宋巍反问。

那人一怔，「倒是没有。」

宋巍的背影高大清瘦，步履平缓地走在人群中，处变不惊道，「那便先打着，快死的时候，我来替她。」

「.....」我抿了抿嘴唇，宋巍与我患难与共，感动是挺感动的，可谢谢这两字，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他们见宋巍坚持，不好再辩驳。板子挥四十下，你管他打在谁身上呢。

我趴在小木凳上，宋巍则被人请进椅子里，他坐得挺近，就在我跟前，我一伸手就能碰到他的衣角。

这会儿还没开打，我趴在胳膊上，对他道：「宋公公，我不是个怕疼的。待会未必用得着你，别紧张……」

宋巍嗯了一声。

我又道：「我当年为了峒渊，被绑在柱子上烧了三天三夜，都没喊一声疼……」

宋巍敷衍道：「令仪姑娘好气魄。」

「你信我……我——嗷！」

话还没说完，板子就落下来，我发出一声杀猪般地惨叫，眼泪一下子就盈满了眼眶。

不是说打屁股不疼的吗？一板子下去差点把我打得魂飞魄散，直接去地府做野鬼去了。

「宋巍！宋巍！让他们轻点儿！」我吸着冷气，身子抖作一团。

宋巍往我身后递了个眼神，「轻点儿，她不能死。」

第二板子落下来，力道减了一成。

我苦着脸，咬着牙，「能.....能再轻点儿吗？疼啊.....」

我四处乱抓，抓到了宋巍毫无温度的手，一下子攥紧，涕泗横流。

宋巍叹了口气，「令仪姑娘，换我。」

我想起他看着自己白骨森森的胳膊面无表情的样子，起了心思，可很快又被压下去，宋巍也是人，是人就会疼。要怪就怪我自己急功近利，巴不得拽着峒渊赶紧回到天上去，四十板子是我活该，何必麻烦他人。

我攥得宋巍手发了白，满头的汗滴答往下落，「别.....就这么打吧.....大不了回去把司命打一顿.....」

宋巍胜在性子寡淡，我说什么，他都不跟我争。

我絮絮叨叨，眼前发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耳朵嗡嗡作响，最后连板子落下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只知道外头天色擦黑了。

心里暗笑自己越活胆子越小，当年烈焚之苦咬着牙挺过来，早就尝过「死」的滋味，现如今被小小的板子打得鬼哭狼号，实在丢人。

隐约听见有人冷声喊「够了」，接着一阵沉默后，手忽然被人松开。

我撑开眼皮，隐约看见有人趴在那儿，身后有人扬起了板子，在空中划过圆满的弧度，结结实实落在那人身上，敲打声密集沉顿，那人一声不吭。

我趴着，动了动手指发现使不上力气，我想说「宋巍，改日请你喝酒。」却只能呜呜咽咽地说出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来。

门被推开，有人冲进来，跪在地上将我紧紧抱住。

辛夷的脸遮住了身后的场景，我看见了峒渊的眼睛，愧疚，不安，懊悔，他脖子上破了个口，血从里头一股一股地涌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衣襟。

峒渊的噬元枷藏在领子里，一个腥红的小痣，蜘蛛般伸出触角，向颈部蔓延。他脸上血色全无，蓦地吐出一口血，血顺着修长的指骨、指尖淌下，滴在地上。

他在衣服上擦去血迹，小心地攥住了我的手，狼狈地颤抖道，「令仪，对不起。」

我抬手摁在峒渊的伤口上，跳动的血脉一下下搏着手心，有力炽热。

「疼吗？」我问。

峒渊抿着唇，问我，「令仪，你疼吗？」

我吸了一口冷气，道，「疼。」

峒渊粗糙的指尖抚上我的脸，在我唇畔停住，凝视很久，我耳根一红，轻咳一声，欲盖弥彰道，「宋巍，你疼不疼？」

旁边插进一道不咸不淡的人声来，「劳令仪姑娘挂心，不疼。」

我一噎，循声望去，宋巍拢袖站在阴影里，淡着一张脸，面对着我，也看不见伤在哪里。

峒渊撤去了手，冷哼一声，抱着我迈出门，门外已经备了轿子，我有些难为情，扑腾两下，「我.....我还是下来吧。」

峒渊不明所以。

我难堪道，「现在有伤，坐不了.....你若愿意.....就、就陪我走走.....」

峒渊浅浅嗯了一声，放下我。

我回头，出于礼貌，问道：「文曲君，一起？」

宋巍抚平衣袖上的褶皱，温温和和道：「令仪姑娘有话与上神说，宋某就不掺和了。」

宋巍一向识趣，我笑了笑，扶着腰一瘸一拐地扭回头去，心中欢腾。

「你确定能走？」峒渊看着我半身不遂的姿势皱起眉头。

我伸长胳膊，「劳驾，扶我一把。」

峒渊顿了顿，我以为他会拒绝，谁知道还是乖乖伸出手，托住了我的胳膊。

漫长宫道上，我和峒渊慢慢走在一起，肩挨着肩，脚步声回荡错落，明月悬空，洒在峒渊肩头，一如往昔。我伸手从他肩膀

上拂过，扑了个空。

峒渊低头不解地看我，我察觉到失态，轻咳一声，时过境迁，这些朝夕相处的默契，峒渊哪里还记得，于是转移话题道，「我一副凡胎肉体，打就打了，你何苦冲破噬元枷损了修为？」

峒渊一副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样子，生硬道，「我愿意。」

我语塞，低着头跟他走，视野里，峒渊步履很稳，为了配合我特意放慢了脚步。

「当年我走以后，仗没打赢？」我吞吞吐吐地问出心中所想。

峒渊脚步不停，冷淡道：「强弩之末，覆水难收。」

「是、是……」我点点头，道歉的话塞着喉咙口，只觉得说出来也是恶心人，不如咽下去。本以为和峒渊在一起是件高兴的事儿，如今却半句话都说不下去。

后背的伤口黏着衣裳，一走一扯，疼得我直冒冷汗，我不好开口，慢慢也就驻了脚。早知道这样尴尬，就强行拉着宋巍一起了。

峒渊发现我不在身边，停下回过身子来，想说什么，身后便有人淡淡道：「峒渊上神，此番冲破噬元枷，可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宋巍温润的声音适时打破了僵持，我第一反应捂住了屁股，不着痕迹地侧过身，看见宋巍缓缓走来，挂着疏离的浅笑。

原来他一直跟在后头，高高瘦瘦的身影，月色如华，清辉落了满身。

峒渊冷冷道，「文曲真君有何见解？」

宋巍在我斜后方站定，「以上神之修为，绝不会沦落到任辛夷摆弄的地步，身不由己的时间，未免太多了些。」

峒渊飞升之日，曾用一柄青刀劈开了九十九道天雷的最后一道，震得九重天颠簸大乱，自此天宫人人畏惧。

他一身本领摆在那儿，如今却连觉醒都无比困难。且临行前，司命神情轻松，虽怕我受苦，却并不担心我们一行人有来无回。而眼下的情形，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我们牢牢锁在这里。

事情出了岔子。

我拧起眉，看向峒渊，突然出声，「许听柔有问题。」

峒渊和宋巍都没有反驳我。

也许，我和宋巍保持清醒，不是因为我俩存在感太弱，而是与许听柔接触太少。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弦音从未醒过来，无关修为高低，许听柔一开始，就对她用了某种手段，将其神识禁锢体内，峒渊下来时，正躺在许听柔的床上，更不用说。

情况有变，恐怕不是我们四个人能解决的。我皱着眉道，「得递个信回去。」

峒渊闻言，简短道：「发出的消息，被人截断了。」

我心一沉，事情越来越糟糕，许听柔不光身份诡谲，还有帮手。以往我下凡，司命总能通过各种办法找到我，可今夜我挨了四十板子，他一声不吭，连句揶揄都没有，不应该。

他应是早就发现了异常，却无计可施。

「司命的人，或许被堵在了外头了。」我说出了最坏的情况，「何人有这样大的本事？」

宋巍低垂的眼睛缓缓抬起来，古井无波的眼底骤然闪过一丝罕见的厌恶，「阴司府，鬼族。」

一阵凉风席卷而来，悬月挂上了一层冷霜，变得模糊不清。

鬼族，一个生于幽冥河畔的种族，靠着地狱的鬼气占据了一方世界，喜欢吸纳天地间戾气最重的恶鬼来壮大族群。

阴司府就像我们的天庭，其中皆是鬼族的佼佼者，多年来，天庭与阴司府井水不犯河水，这次不知为何找上门来.....

若是往常，动手开打也就罢了，如今噬元枷在身，许听柔受此庇护，让我们更加弱势。

「这要死的天规！」我扶着腰，试着催动法力，很快就察觉到一层禁锢，再发力一冲，耳垂突然滚烫，尖锐的刺痛闪电般从

耳垂传进心脉和神识中，一时间神魂激荡，气血翻涌。

我晃了晃，血腥气涌进喉咙里，弯下腰剧烈呛咳起来。

一只大手抚上我的背，有章法地捋着，我泪眼模糊，差点把肺咳出来，一扭头，宋巍站在旁边，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皱着眉头看我，「令仪姑娘，你这样做，实在有些蠢。」

我摸了摸耳垂，拿下手来，指腹殷红，丧气道，「我、我只是不想让屁股那么疼……」

捏个小挾就能治好的毛病，非得让我站在这儿硬生生挺着。

峒渊刚才往我这儿走了几步，站在几步开外，冷淡道：「文曲真君似乎对阴司府颇有了解。」

宋巍笑笑，掏出手帕替我擦去唇边的血迹，「宋某有幸，与他们交过手。」

很难相信，宋巍一副斯文模样，竟然与穷凶极恶的鬼族有瓜葛，想起他手臂上狰狞可怖的伤疤，心生好奇，我直起腰来，从他手里接过帕子胡乱擦了擦，问道：「打赢了没？」

宋巍目光落在乱糟糟的手帕上，后退一步，重写拉开了距离，淡淡道：「没。」

我绝望地叹了口气，「既然不能动武，便只好按照原计划来了。峒渊，给我个皇后当当，对付她的事交给我。」

有了实权，才好把许听柔弄出去。不然我和宋巍两个无权无势的宫女太监，要成事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峒渊身子一僵，脸色白了白。

我知道他为何如此，当年的封后大典，我由着一把火烧死了自己，死状凄惨可怖，是人人都得留下阴影，峒渊此生，怕是都不想与「皇后」这个词扯上关系了。

「你想好了？」他问。

宋巍忽然道：「幽冥之火霸道，若有阴司府的人从中作梗，还望令仪姑娘小心，远离火源。」

合着当年我被一把火焚了的事整个天庭都知道了.....

我底气不足道，「放心.....我、我又不傻。」

峒渊脖子上的痕迹突然泛出淡淡的红光，我不及反应，一柄青色长刀被祭出，刹那间，杀伐之气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尘沙四起，枯叶纷飞。

他握住了刀柄，神色森然，修长的手指抚过刀刃，轻轻用力，殷红的血滴滴答答落在刀身上，被慢慢吸进去。

饮饱了血的青刀发出嗡鸣，渐渐缩成手掌大小，乍一看像个小巧的匕首。

青刀躺在峒渊手心里，被递到眼前，「若有危险，不必犹豫，杀了她。」

这是峒渊的刀，捅死人的果，便理所应当由峒渊来偿。他将自己的刀给我，亦是将自己的命给了我。

我没有伸手去接，讪讪道：「都是做神仙的，谈命多伤感情啊。」何况论起资历，我堂堂天妃，哪有让别人护着的道理。

峒渊见我不领情，站着不动，脖子上的血又顺着细纹淌下来，一副我不接着，他便站在这里流血至死的样子。许是当年受过伤，峒渊较当初多了一份霸道和执着。

我扭头，想让宋巍劝劝他。

宋巍神色有些冷地看着峒渊，却对我道：「令仪姑娘，他愿意给，你就拿着。」

我左看看右看看，两人沉默着，态度出奇一致。难不成本天妃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

我叹息了一声，从他手心捡起青色的小刀揣进怀里，「罢了，待此间事了，我再还你。」

峒渊撤回手，讥诮道：「册封一事，有劳宋公公拟旨，尽快办妥。」

宋巍道，「好说，必不会耽误陛下寻觅佳人。」

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峒渊脸色沉沉，冷笑，「宋巍，异位而处，你未必躲得过。」

宋巍淡笑道：「也未必躲不过。」

「好话谁都会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峒渊反唇相讥。

「试试就试试。」

我伸出两只胳膊在两人之间胡乱倒腾，「打住打住！大敌当前，咱们别内讧。」

两人都看向我，宋巍冷冷道，「与你有何干系？」

我一噎，峒渊也道，「令仪，你别掺和。」

我额角跳了跳，弱弱道：「这不等着当皇后吗.....诏书下晚了怕鸡飞蛋打啊。」

耳边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两人遥遥对望，眼神中满是明枪暗箭，几个来回便能将人捅成筛子。

「哼！」

峒渊拂袖，抬步离去，给我留下一个冷淡的背影。

我和宋巍站在风中，风一吹，我抖了抖，莫名觉得身边发冷。

「刚才你一直在后头？」我打了个哈哈，准备缓和一下气氛。

「是。」

我仰头看他，五官都皱起来，将裙子捂在屁股上。

宋巍冷色褪去，叹了口气，难得没对我发脾气，「令仪姑娘，我都看见了。再晚点就全沾上了。」

我不服气，一瘸一拐绕到宋巍身后，后面干干净净，连条褶子都没有。

我拽着他的袍子左看右看，「不对啊，你伤口呢？」

「挨得少，没出血。」他站在原地任我摆弄。

「你是不是藏了什么法宝？」我狐疑地打量他，「别藏着掖着啊，给我也治治。」

「转过去。」宋巍低头对我道。

我说，「这.....这不太好吧.....」

宋巍微微一笑，轻轻一揉，我便转过身去，下一刻，嗤啦——

我惨叫出声，「宋、宋、宋巍.....疼、疼、疼.....」

裙子沾着血，早风干了，被宋巍骤然一带，脱离了皮肉，火烧火燎地疼起来。

「别动，还有一点。」

「哎哎哎.....轻点轻点.....我受不了了.....嗷.....」

当啷！

一声脆响振开了浓郁夜色，在红墙之间错落回荡，余音嗡鸣。

循声望去，一个铜色的小盆扣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人早已不知去向。

与宋巍对视一眼，我咽了口唾沫，「那人没误会什么吧？」

宋巍无视我的话，撤回拉着我裙摆的手，道：「回去上了药，好好养着罢。」

我要做皇后了，宋巍成了宫里的常客。

桌案上各式纹样一字排开，从凤冠到凤服，甚至封后大典那日，屁股底下坐的软垫，都得我亲自挑选。

我看得眼花缭乱，少顷叹息道，「你直接替我勾了吧，选个你喜欢的。」说完将画册一推，七零八落地全部推到宋巍面前，将手里的朱笔递到他眼皮底下，左右他一个文曲君，生来就是拿笔的。

宋巍坐在矮桌前，老神在在地接过，「也好。」

说完，在摊开的画册上，慢悠悠地圈出了第一个。

随后，第二本上，又圈出了第一个。

第三本，还是第一个。

第四本.....

「哎哎哎……这个不行，这个绿簪子不吉利。」

「那是玉。」

「管他是什么，不要绿的。」

宋巍勾了第二个，转下一本。

「对了对了，还有坐垫，凤凰的不行！晴阳君喜得一女就是凤凰！」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轻咳一声，「上次生辰宴，不慎踩了那小凤凰的尾巴一脚，与他家结了仇……若是叫他知道我的坐垫上绣了他闺女，岂不是……仇上加仇？」

宋巍，「……」

下一本，我刚要开口。

「要不你自己来？」宋巍又把笔递回来。

我摆摆手，讪笑道：「你来你来。」

宋巍不再搭理我。

我趴在案头上，戳戳他，「今儿又是哪位大臣要我弄死许听柔啊？」

自从宋巍赶在辛夷醒来前，将封后诏书盖上了玺印，朝中大臣便沸腾了，隔三岔五托宋巍递来口风，说要投诚。

我算是看明白了，辛夷专宠惹了众怒，现在就是找个王八来当皇后，他们都乐意，什么玩意儿不比狐狸精强？

我将这话说给宋巍时，他眉头皱上了天，「令仪姑娘，我活了许多年，没见过姑娘家说自己是王八的。」

我说，「那是你活得不够长。」

眼看封后在即，宋巍一忙，总也见不到他。峒渊更不用说了，回去后再也没醒过来，由着辛夷跟在许听柔后面，柔儿长柔儿短。我想这没出息的样子，他看着应是挺糟心的，是我，早该气得英年早逝了。

宋巍看我一副不正经的样子，不知是气笑了还是被我逗笑了，眼尾的泪痣莫名多了一份妖冶，「口风放出去了，你我静待便可。」

等到祸国妖妃的帽子在许听柔的头上扣结实了，我便点点名，把放言跟我混的大臣们凑到一块，写折子逼辛夷废了她。

一切准备得井然有序，不多时，门突然被人从外踹开，一群黑甲侍卫鱼贯而入，位列两侧，末尾，给一个人让出条康庄大道。

辛夷迈进门来。

「皇后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刚从慎刑司出来，又想进去了？」辛夷站在门口，冷笑着看我。

宋巍性情寡淡，一副不爱搭理人的模样，如今更是不搭理辛夷。

在他眼里，辛夷和峒渊一样不招人待见。我暗道一声年轻，忙站起身来，辛夷是天帝的亲戚，将来百年之后重归仙班，都是同僚，打了照面，总归要说几句客气话。

我客客气气道，「不知陛下驾到，有失远迎。」

辛夷哼了一声，脸色十分难看，「宫中皆传你和宋玉有染，朕原本还不信，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怎么狡辩？」

宋巍缓缓站起来，转身面对着辛夷，「敢问陛下，人证在哪，物证又在哪？」

辛夷一副抓住宋巍小辫子的模样，急忙道：「带证人！」

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太监突然被人推出来，他佝偻着身子，怯生生的，目光在所有人中逡巡一圈，最后眼神猛地定在宋巍和我身上，颤抖着抬起手，指着我，「是.....是他们.....那天我在巷子里，看见.....看见.....」

「你看见什么？」辛夷满眼阴谋诡计，得意洋洋。

「看见宋公公掀娘娘的裙子！」

我脸上笑容一僵，想起了那个倒扣在地上的铜盆。

宋巍的背影也僵了僵。

所有人的目光忽然变得深远而不可描述。

辛夷咬牙，「继续！」

小太监快哭出来了，「娘娘说.....说.....」

「你闭嘴！」我的话从牙缝里挤出来。

小太监受了惊，声音猛地拔高，叫破了嗓，「娘娘说.....轻点疼！」

「轻点疼.....轻点疼.....轻点疼.....疼.....疼.....」他中气十足地一吼，声音在空荡荡的院落里来回飘荡，如余音绕梁，大有三日不绝的架势。

「扑哧.....」不知道哪个人没忍住，先笑出来。

我在侧面，蓦地看见宋巍不知何时闭上了眼，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耳根子泛了红。

我就知道凡人的脑瓜子里，总会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物证呢！」我抖抖衣裳，两袖清风。

辛夷冷笑，「验身！」

「验……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眼看着两个老嬷嬷来抓我，急得后退一步，踩到了桌案上，气得破口大骂：「辛夷，你怎的一点脸面都不给！」

「我为何要给？」

我一噎，总不能说，将来你上天，大家都戳着你脊梁骨，说你在人间让人脱了天妃娘娘的裤子。

如此不雅之事，真是低俗！

我气得满脸通红，挤出几滴眼泪，抛起白绫搭在横梁上，「陛下若不相信臣妾，唯有一死以证清白！」

辛夷说，「请。」

我呜咽两声，想了想，败下阵来，「那还是验吧……」

宋巍突然道：「陛下要验，就验我。不必折辱皇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宋巍的身上。

辛夷冷笑，「朕早怀疑你是个假冒的！来人，拖下去，给朕验清楚了！」

我一惊，连忙拽住了宋巍，他回头，面色如常，「此等屈辱，宋某早就习惯了，令仪姑娘无需在意。」

我神色复杂，靠近了他，仰起头，看进他幽深的眼睛里，
「你……」

他眸光温和，疏离也不见了。

我心乱如麻，「宋巍。」

「嗯。」

「你.....你确定自己不是个完整的男人，对吧.....」说完，我担忧地朝下瞥了一眼，「我能确定自己是个完整的女人，你要是不确定，就让我来.....别、别搞砸了.....」

宋巍的温和瞬间像被冰层凝固，对我道：「令仪姑娘，我但愿你能从没长嘴。」

辛夷带走了宋巍，只剩下我独守空门，等候发落。

从前我和峒渊好的时候，后宫的脏水从没泼在我身上过。

慢慢地，就连纳进来陪着演戏的宫妃，都被峒渊找了各种理由弄出皇宫，后宫那些花花肠子我还真没见识过。如今见识了，只觉得无趣。隔了一日，我翻墙出去，踱步到宫人休憩小坐的地方，猫着听他们聊天。

「听说宫里最近十分不太平，大家干活都得小心些。」

「是皇后和宋公公的事儿？」

「那都是八百年前的老八卦了。」

我挑挑眉，这才两天，怎么我就不是红人了？我揣着袖子，往前凑了凑，侧过耳朵去。

「.....那天晚上，小桃路过盛宇宫的时候，四周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接着，旁边的小舟子就不见了。现在还没找见呢！」

「小舟子深夜怎么出现在盛宇宫？」

「小舟子和小桃好上了，懂的都懂。」

先前讲故事的那人摆了摆手，打断他们道：「你管他们呢，都说，宫里住着妖女，吸人精气，魅惑君主。小舟子就是被捉去，吸成人干了。」

我一想，就是宋巍的手笔。

「到底是谁啊？」

「钦天监说了，是宠妃！」

「钦天监着实不厚道，话说一半儿，剩下一半让人自己猜。」小丫头不满地嘟哝。

我不耐烦道，「这还用猜吗，许听柔呗。」

宫人被神出鬼没的我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惊叫地从地上弹起来，蹦出二尺远去。

他们看清是我，一脸死灰，呼啦跪了一地，喊着娘娘饶命。

我摘下身上的树叶儿，从草里走出来，和蔼道：「别害怕，我就是路过，听个热闹。」

「没、没有热闹。」小太监壮着胆子回道，「都是奴才胡诌的。」

我说，「哪里是胡诌的，本宫就亲眼看过。」

他们好奇地抬起头来，我表情阴森，对着小丫头勾了勾两个指头，「许贵妃是狐狸精，不光吸人精气，还抠人眼珠子吃。」

「啊……」小丫头吓得跌倒在地。

「到时候被抠了眼珠子的人，会到处顶着两个血洞找人替死。」

「我……我好像看见小舟子了，他……他就是没有眼睛……」旁边的一个小太监吓得跪坐在地上，安知不是那天做梦睡迷糊了，自己吓自己。

看着一群人脸色发白，我心满意足，阴恻恻道，「晚上可千万——别落单啊。」

要说宫里除了八卦传得快，还有什么传得快？当然是鬼故事。

转眼间，宫里人都知道许听柔喜欢吃人眼珠子，一到深夜，盛宇宫门前就会站满无眼之人。一时间，许听柔的盛宇宫前门可罗雀，连前朝的大臣都派了人来隐晦地向我打听，是否真有此事。

许听柔正午的时候来了，彼时我沉迷于研制迷药，只觉得人间这些小玩意儿有趣极了，无需法力，就可迷倒一头大汉。我正

要抱着一堆瓶瓶罐罐送去慎刑司，试试看能不能将宋巍救出来。

许听柔站在小树底下，满眼阴鸷，「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喜欢吃眼珠子？」

我动作一顿，转瞬笑道：「许贵妃耳聪目明的，想必眼珠子滋养人，一定好吃极了。」

许听柔跨步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一定要拆散我和辛夷！」

我眼下忙着救宋巍，哪有功夫管她，「辛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败他气运？」

许听柔一听，眼底戾气横起，「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没这么想，你却这么干了。」我虽法力全失，可一双眼磨练了多少年，并不妨碍我一眼看出辛夷身上的死气，也难怪天帝急吼吼地将我们四人赶下凡来，救他这倒霉亲戚。

「辛夷快死了，你不知道？」

许听柔脸色一白，难以置信地尖叫：「不可能！他们明明告诉我不会有事的！」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眼睛一眯，「他们？」

许听柔惶恐不安，「不会的！当年峒渊上神和天妃相恋，如今不还是好好的！到最后.....到最后我走就是了.....这里没有战

乱，没有造反，辛夷能好好地活下去……」

她对当年的事知之甚详，我逼近了她，冷声问道：「谁告诉你的？」

许听柔红着眼，「一个女人……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她告诉我，只要将天妃和峒渊的真身引下来，借着他们的命数重走一遭，她便会帮我躲开必死的局面！辛夷能活下去，我也能生生世世陪着辛夷。」

所以许听柔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和峒渊被人附体了。

她一直以为，体内的琵琶精，是我；辛夷的体内，是峒渊。

「你不觉得此话漏洞百出？」我问，「他们二人如今各自安好，再无纠葛，哪有命数可借你？再说当年，两人的下场，可不怎么好。」

许是许听柔与我太过相似，我一时放松了警惕，一双幽蓝眸子突然冒起光来，对上了我的眼睛，脑海深处的神识被猛地一牵，记忆便如潮水般不受控制地席卷而来，眼前瞬间多出了一些东西，有些陈年旧事，有些则发生在昨天。

一种不祥的预感升上心头，那是狐族的摄魂之术。我催动法力猛地一撞，枷锁清脆的响声在脑海中传来，耳垂的小痣开始发热发烫，喉咙口一阵腥甜。

该死的，偏偏在这种时候，动不得法力。

记忆在眼前飞速路过，其中一些细枝末节连我都无法回忆出来，在许听柔术法的催动下，竟清晰如昨。

「你有种别让我醒过来！」我低声咒骂，再次尝试催动噬元枷抵抗她。

许听柔察觉到我的反抗，加快了速度，「我会找到你最怕的东西，让你为我所用！哈哈哈！」

直到一个画面切进来，倏地停住。

「哦！找到了！」

我隐约听见了许听柔兴奋的尖叫，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浑身抖起来。

「看得出你挺害怕嘛！」许听柔心情大好。

画面中，木质立柱高耸地屹立在长空之下，围满了木头、枯枝。再往外，是偌大的圆台，四周燃着熊熊炉火，黑烟升腾，圆台之下人山人海，朝臣百姓皆衣着久远，正亢奋地呼唤着什么，眼神欣喜充满渴望。

不远处是高擎的火把。

火把之下，一个身着明黄的男子正被人压在龙椅上，单薄的身子如秋日落叶，他眸光森凉又绝望，死死盯住了祭台。

少顷，一个白衣少女赤着双脚，头戴枷锁，于万千注视中缓缓走上去。

男人忽然动了，他开始剧烈挣扎，差点让摁着他的中年人栽下高台。

少女的脸颊白皙透明，寻觅许久，终于找到了他。

她对着坐在龙椅上的男人微微一笑，人们打开了她的枷锁，推着她，走上了柱子。绳子一圈圈捆在她身上，最后一道，勒过脖颈，逼得她不得不抬起头来，笑着，咳嗽着，眼泪淌下来。

龙椅上的男人被人拉住了胳膊，一刀锐利的匕首刺下，他手心里的血汇聚成股，滴进碗里。

许听柔突然惊声尖叫道，「这是峒渊！这是峒渊！你怎么有他的记忆！」

我说不出来，看着那碗酒被人端走。

仪式开始。

火把开始在人群中传递，人们的目光随着火把渐渐转移，眼神虔诚而喜悦，似乎那就是救命良药。

虽然听不见声音，峒渊凄厉的喊声似乎刺进了我的耳膜，我跪倒在地，彻底跌进幻象里。

我又站在柱子上，冷风萧瑟，人声如潮，猛地撞进我的脑海，跳动的火把从远处缓缓传过来，人们高亢的呐喊，「处死妖妃！还我太平！」

时隔多年，当记忆以这种方式重现时，我还是害怕地发抖。

当年，我只是刚刚修成三层神格的小仙，我怕死，也怕疼。

峒渊太远了，我看不清他的样子，只感受到他的眼神绝望森凉，他好像哭了。

「不.....」我心里发酸，即便知道是幻象，仍喃喃道，「峒渊，我还活着.....别哭.....我死不了.....」

四周飘荡着煤油的气味，火把落下的一瞬间，参天大火拔地而起，风声怒号，火焰噼啪炸裂，当年的痛无比真实，我闷哼一声，隔着火焰，隐约看见远处的高台上有人不要命地跑下来。

他提着剑，杀了好多人。

只要挡在前面的，统统做了剑下亡魂。

「令仪.....我来了。」声音远远的，温凉平和，像是在抚慰我。

一行血泪淌下来，我惊惧道：「峒渊，别过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这么害怕，我摇着头，「停下！不要继续了.....」

刚一开口，火苗窜进了我的口腔，灼伤了嗓子。

许听柔像是死了一样，一言不发。

在周围百姓排山倒海的欢呼中，我眼睁睁看着那道身影杀上高台，他形容枯槁，高瘦的身子一步步，踉跄着走到我面前。

烈焰灼伤了我的眼，我的喉咙，我的肺腑，我看不清那人样貌，也说不出话，只能徒劳地张着嘴，发出低哑的音节。

「令仪.....」 峒渊再也支撑不住，单膝跪在地上，长剑拄地，
「令仪，你别死.....」

我摇头，心中恐惧大胜，只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嘶鸣着，发出不成字的声音：「关掉！不看了！我不看了！」

耳边突然传来许听柔惊恐的叫声，「不对！不对！你的记忆不对！救命！救命！我错了！不！不要抹杀我！我错了！啊啊啊——」

随着一声凄厉的尖叫，眼前的画面突然爆裂，碎成星光点点，我吐出一口血，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剧痛席卷了我的全身，饶是受过烈火焚身之苦，我仍没忍住惨叫出声。

还是那个祭坛，还是那场大火。

一切都变了。

看到身影的那一刻，我脸色煞白。

分明是宋巍的脸！

他一身单衣，浑身染血，眼神阴鸷而孤绝，身后是尸山血海，和接踵而来的侍卫。

他没有退路了，他背叛了自己的臣民，什么都不要了。

「令仪……」他又唤了一声，「别害怕，我来陪你。」

说完，长剑提起，青峰过颈，漫天血雨。

他跌进了大火，最后，手搭在我的脚上，攥紧。火苗舔舐而上，疯狂将他的衣裳化成灰烬，他的身子伤痕冷冷，深可见骨。

我想起来了，我的峒渊死了，死在了当年那场祭典上，和我一起烧死在大火里。而非别人所说的独活于世，兵败被囚，自刎于宫室。

我猛地睁开眼，哇地吐出一口暗红的鲜血，捂着头，凄厉地惨叫。

前世今生，记忆重叠，那道单薄的身影终于在我记忆里丰满起来，当年的御书房，当年的石阶，当年百官面前牵过我的手，当年站在城墙上温声说：「卿如明月盈盈，揽照山河」的，全都是宋巍的脸，宋巍的声音。

自始至终，当年的峒渊，就是宋巍的模样！

轰！

噬元枷轰然破裂，修为如潮水疯长，填满经络。

四周屋瓦被高高掀起，天昏地暗，狂风呼啸，小树嘎吱作响，发出即将断裂的呻吟。

「啊——」

我要死了。

浑身烫得要死，疼得要死。

天帝当年的话如在耳边：我乱了天道，干扰峒渊的命数，天劫变作枷锁，锁住了我的记忆，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来日若是破了，天道的报复便会接踵而至。

他要派一个人，继续做峒渊没做完的事，他要我忘了峒渊，乖乖回天上做神仙。

如今，天枷破了，噬元枷也破了，我全身都在流血，躺在血泊里几乎爬不起来，天上天雷滚滚，一场大劫很快就会降下。

门开了，有人闯进来。

下一刻，我被揽进一个怀抱里，「令仪，别睡。」

声音温凉悦耳，处变不惊，仿佛一切有他在，谁不都会伤我分毫。

我睁开眼，熟悉的面孔让我心神激荡，眼尾的泪痣殷红，透出几分惊人的血色，分明就是如今的宋巍……我死死攥住了他的袖摆，「峒——」

一声天雷轰然在上空炸响。

我浑身瑟缩，松开了他的袖摆，猛地推他，凄厉如恶鬼：「宋巍，快走！」

他抱着我没有动，耐心替我擦去嘴角的血迹。

「令仪！」有人自远而近，冲到眼前，一把将宋巍推开去。

我晃得头晕眼花，回过神来，是现在的「峒渊上神」，重拾记忆，眼前的面孔竟是无比陌生，自始至终，他只有一个名字，是跟当年的峒渊扯上关系的。

「你是谁？」我攥紧了他的衣领，用劲全身力气凑到他耳边，颤声问道：「为何要抢他的名字……」

「峒渊」身子一僵，抱着我的手坚硬如石，眼底露出痛苦之色。

「松开我。」我命令道。

他顿了很久，才哑着嗓子道：「好。」

许听柔早在我记忆苏醒的那一刻，便不知去向，琵琶精的身体软在不远处，生死不知。大家都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却没达成想要的结局。

「天妃娘娘，大劫将至，不考虑去阴司府坐坐？」一道悠缓慵懒的女声缓缓响起。

我缓缓睁开眼睛，空气里弥漫出曼陀罗的香气。

宋巍听到声音后，重新将我抱起，转身就往外走。

那女人倏地拦在宋巍眼前，一双媚眼上下打量，「小宋大人，许久不见。妾身为了找你，可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让开。」宋巍音色冷淡。

那女人置若罔闻，笑道：「若非我拿魇魔阵替你们拦住天劫，天妃娘娘和诸位的劫数加起来，只怕要将方圆三千里的生灵轰得渣都不剩。」

她逡巡一圈，犹自说道，「敢问在座各位，哪个叫彦初？」

彦初.....

这个名字，我记得不甚清晰。

有一年，我元夕夜偷跑出宫，于混乱的巷子里，救出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后来便带在身边悉心教导，授以诗词武道。十载情谊，末了我被绑上祭坛前，只顾得上叫他快快逃命。

宋巍站着不动。

良久，身后有人苦涩道，「是我。」

我盯住「峒渊上神」的脸，脑海中的记忆尚不分明，只看他冷着脸，嘴唇一张一合，说出的话叫我失了颜色。

「我叫彦初。」

我慢慢回忆，脑海中彦初那张稚嫩的小脸，终于与眼前的「峒渊」重合。

女人勾唇一笑，「那就没错了，三位都在这儿。当年小彦大人夺走了鬼族的酒，抢了宋大人的命格，如今这『峒渊上神』做得可舒坦？」

我想起幻象里，有人曾用匕首划破了宋巍的手心，血混进酒里，被人端走。

只怕那时候，宋巍的帝王之运，已经被人覬觐，最后阴差阳错，没落尽鬼族手里，反而让彦初喝了下去。

女人笑了带了几分不甘，「就差一步，鬼族便可成就一位鬼仙。这次，可不能再让小彦大人跑掉了。」

彦初道：「酒是我喝的，我跟你走，放过他们。」

女人面容古怪，「与鬼族有瓜葛的，可不仅仅你一位，对吧，小宋大人？」

她说完，素手划破长空，一道幽长的甬道浮现在空中，尽头是无边黑暗。

「鬼族宦娘，恭迎诸位光临。」她笑着，勾勾手，四周光线起伏波动，天幕慢慢撤下了一层帷幔似的金边，天雷声就在头顶。

死劫很快就会落下来。

宋巍不作他想，对我道：「令仪，信我。」

说完，一步迈进了幽长的甬道。

四周登时变得阴暗，伸手不见五指，只剩下宋巍炙热的身体紧紧贴着我，心跳声清晰可闻。

率先闻见的，是湿漉漉的水腥气，我睁开眼，幽暗的天幕下，星星都是墨绿色的，晦暗不明。

我们站在一条河旁边，河水浑浊不堪，望不到底。河面上，不时翻滚过可疑的肢体残害，偶尔冒出两个眼珠子，漂浮着打着旋流远。

身边蓦地出现两人，一个是「峒渊」，也就是当年的彦初。

另一个，是宦娘。

河边有人摆渡，船向我们靠过来，近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者对着宦娘拱拱手，「公主，可是有贵客来了？」

宦娘笑道，「是顶天的贵客，去阴司府。」

说完她对着我们伸出一只手，「诸位先请。」

宋巍直接踏上船去，宦娘笑道，「一别多年，小宋大人还是这么轻车熟路。」

彦初也跟着上船来，只是适当地与我拉开了距离，坐在不远处。

当着宦娘的面，我心中有万千疑惑，不好直接去问，只能在心中慢慢梳理。

当年，峒渊死后，天帝说，要人代替他继续守着大楚的江山，这个人应当是彦初……

他从鬼族手里抢走了那碗酒，喝下去，继承了「峒渊」这个名字，也继承了峒渊身上的天命。天帝为了修补天道，保我性命，顺水推舟，将彦初认作峒渊，并替换了我的记忆，宋巍的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彦初的脸。

将来彦初完成使命，飞升成仙，做了峒渊上神，便能与我「琴瑟和鸣」，应了天帝那句话，要我乖乖留在天上做神仙，没事少折腾。

难怪每每我想起与峒渊的过往，总觉单薄，总觉惶恐。想抓紧什么，却又无从抓起，从一开始，我就找错了人。天帝将宋巍的过往，彻底抹杀，他要我生生世世，不再和宋巍扯上联系。

可惜，彦初并不是真的峒渊，大楚国之将破，他守不住。

也许天帝也没想到，宋巍凭着自己的本事飞升上来，只不过「峒渊」这个名字已经不属于他。

宦娘见我们都不说话，靠近了宋巍，委屈道，「小宋大人，当年你狠心抛下妾身一走了之，可是让妾身沦为了鬼族笑柄。」

我抬头看着宋巍，心中有些吃味，宋巍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又是怎么飞升的，我一概不知。唯一与他有交集的一回，还是他在凡间，要娶别人。

宋巍对上我复杂的目光，缓缓道：「令仪，你信我。」

宦娘受了冷落，也不介意，「前面马上就是『冥河刷阵』了，诸位可要坐好，别掉进去。」

别看她言笑晏晏，实则目光一直在我身上打转，我相信如果不是宋巍护着我，她早就将我丢进这劳什子刷阵里去了。

船夫蹒跚的走了几步，道，「冥河上，起风了。」

话落，一阵哀戚幽咽的声音缓缓传开，哭泣声愈演愈烈，最终，竟化作凄厉鬼叫，震得船左右摇晃。

宦娘勾了勾唇，冷笑道，「蠢货。」

船夫道，「公主莫恼，这已经本月第八个了。」

我问，「什么第八个？」

宦娘欣喜道，「原以为天妃娘娘伤了嗓子，话都不会说了。」

她刚要继续开口，宋巍忽然出声道：「冥河刷阵送阵人。令仪，不听也罢。」

宦娘委屈道：「小宋大人好生偏心，妾身不过与天妃娘娘说几句话。」

我好奇道：「何为送阵人？」

船夫说：「冥河刷阵，又名鬼仙阵。入阵者受万道刷刑，熬得住，便可飞升为鬼仙。一年到头，总有几个不死心的想试一试。」

我看向宦娘，「你们族那个万年难遇的大才呢？」

宦娘撇嘴，「您尽会说笑，若是轻而易举就成了，还用——」
她风情万种地瞥了宋巍一眼，「还用去偷小宋大人的命格么？」

「正道远比歪门斜道好走。」宦娘掩嘴笑道，「这个道理，即便在鬼族，也同样适用。」

「莫不是怕疼吧？」我冷笑。

宦娘嘴角僵了僵，别过头去不与我说话。

我望着幽幽的冥河失了神，慢慢地抱紧了宋巍。

船夫疑惑道：「公主，不是说当年咱们族中，曾出过一位鬼仙么？」

宦娘轻佻地笑了一声，「不知道哪里来的孤魂野鬼，只知道剝阵那日红得吓人，可见杀孽甚重，把咱们鬼族都比下去了。后来谁知道是死了还是没死，反正我没看见。」

船靠了岸，我拍了拍宋巍，「让我下来吧。」

他依言将我轻轻放下，后退一步。

我猛地攥住他一角青色的衣袖，不想松开。

他抬眼看我，「令仪姑娘？」

我这才意识到，他并不知道我恢复了记忆，兴许，他自己也未必记得多少。

如今在他眼里，只是「峒渊上神」突然变成了一个叫彦初的人。于是我慢慢放开了他的衣角，搓了搓鼻子，没有说话。

宦娘目光在我俩之间流转，咯咯笑出声来，「诸位，鬼君有请。」

在这处阴沉沉的幽冥河畔，屹立着一座府邸。不同于天宫的明艳宏伟，鬼族常年幽暗的环境让四周变得无比压抑，只觉得多待一刻，都会产生一种来自灵魂的战栗。

入阴司府，众鬼目光落在宋巍的身上时，皆是畏惧，落在彦初身上时，却是贪婪。

鬼君生得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虽在阴暗之地，却着一身白衣，着实风骚。

他坐在上头，上下打量了彦初几眼，「就是你小子坏我好事？」

彦初冷声道，「不然呢？坐视鬼族为祸人间？」

鬼君猛地立起身子，「我鬼族常年幽居于此，冥河之上，尽是断肢残臂，我的子民，却要常年以此为生。我难道不该领着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鬼族并非没有机会，冥河刚阵在那摆着，是你自己不进去，非要夺别人的命格。」彦初哼了一声。

「哦？你难道不是夺别人的命格？」鬼君笑着，嘴角泛起冷意，「如今咱们这位苦主，可还在殿中站着呢。」

彦初脸色发白，第一眼却是看向我。

「令仪，无论你信与不信，『峒渊』这个名字，我自始至终不愿背负在身上。」

鬼君说，「那更好办了，你给我，我愿意。」

宋巍轻笑一声，「阁下似乎从没问过我的意见？」

我心底一震，目光倏地落在宋巍脸上，心里掀起滔天巨浪，他分明知道自己是谁！

鬼君脸色冷下来，「宋巍，当日你满身杀孽，差点魂飞魄散，别忘了是谁救的你。」

我想起当年，宋巍几乎屠了整个皇室和御林军，屠了在场所有试图阻拦他的人，身后尸山血海，心中隐隐作痛。

鬼君仍在不知疲倦地诱哄，「宋巍，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混到天上去的，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你以为天道能容得下你？不如乖乖回到我身边来，继续为本君做事，天帝有的，我都有，且会比他更加敬重你。」

宋巍不为所动，凭空抽出了一柄暗灰色的长剑。宋巍飞升以后，我从未见过他的剑，不承想，还是当初那把。

众人闻言脸色皆是一变，齐齐后退一步，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鬼君皱起眉头，清隽的脸上浮现阴鸷，「宋巍，你别给脸不要脸。」

宋巍淡淡道，「宋某别无他意，一路劳顿，想借鬼君的地盘打个尖儿。」

宦娘僵着脸，「打个尖儿你用着拿剑吓唬人？」

鬼君这才缓过来，干笑几声，「好说好说，此事以后再议，诸位先行住下来。」

阴司府的人也不愿贸然开打，宦娘领着我们，在阴司府的地界里兜兜转转，才来到一处庭院。

「诸位好好歇息，宦娘就不叨扰了。」说完她给宋巍抛了个媚眼，留下一阵香风扬长而去。

院子里，只留下我们是三个。

场面尴尬无比，我轻咳一声，「我.....我先进去了。」

一溜小跑，我随便推开一扇门躲进去，转身就要关门，一只手突然伸进来，将门卡住。

我愣在门口，宋巍站在门外，「令仪姑娘，开门。」

我怯生生地把门打开，他垂着眼，看了我好一会，突然问道，「你记起了多少？」

我没站稳，后退了一步，让开了门缝，宋巍走进来，靠近我，「令仪，你，记起了多少？」

他的眼底有我不懂的情绪在涌动。

我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哭道，「我、我全记起来了——」

宋巍猛地将我拉过去，低头堵住了我的嘴，跨越了数百年的思念尽数宣之于口，泪水淌进了两人的唇齿，咸涩却充满柔情。

我哭得更加厉害，宋巍临死前的那一幕，天庭我骑在墙头，盼着和隔壁「峒渊」重修于好的那一幕，甚至下凡后，为了「峒渊」和狐狸精吃味，追在「峒渊」身后笑得柔情蜜意的那一幕，纷纷浮现在眼前。

宋巍始终都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他将秘密压在心底，压得心发了疼，却无法说出来。

我抱着宋巍，号啕大哭，「峒渊，我、我不是东西.....我是坏蛋.....」

他最终叹了一口气，放过了我的唇，转而来哄我。

「令仪，别叫我峒渊，这个名字不吉利。」他搓了搓我的脸，替我拭去泪水，「叫我宋巍。巍峨万丈与天高.....而天上有你。」

他的话太过深情，我不仅没笑出来，反而哭得更加厉害，「呜呜，宋巍，你好有文化.....我好喜欢听你讲话.....」

宋巍笑了，亲了亲我的眼睛，「令仪，以后我会一直讲给你听。」

直到我哭够了，泪将将含在眼眶里不滚下来，我便抽抽搭搭问道：「你、你是什么时候记起我来的？」

宋巍抱着我，眼底带着笑意，「自始至终，我从没忘记过你。」

我心一动，再度有落泪的趋势，分明不是个矫情的人，却总也忍不住。

「鬼君说，你当年满身杀孽，差点魂飞魄散。」我喃喃道。

宋巍嗯了一声，「你死那天，我杀了不少人，怨气不化，无法入轮回，便被带到了鬼族。」

「那.....那我当年，下凡遇见你与人喜结连理.....」

宋巍沉默了，好半晌，他道，「令仪，我曾跟你说，我做过许多不好的事。」

我手忙脚乱地捧住他的脸，抢着道：「宋巍，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人，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你！」只因当初他说完这句话，又接了一句「我不配娶她」。

他终是败下阵来，缓缓道：「那是我在鬼族待的第一百个年头，每日浑浑噩噩，心里除了你，便只有无边杀意。那日，我原本是要将新娘杀掉的。」

「没有缘由，鬼君让我做，我就去做。」宋巍眼底浮现出一丝愧疚，「那时候，我手上沾满了血，抱着从天而降的你愣了好一会儿。一开始我以为自己神志不清了，或者要死了。」

「可你抱着我，喊峒渊。」宋巍眼眶发了红，「令仪，世上只有你会这么喊我。你喝得醉醺醺的，辨不清南北，一个劲儿往我怀里钻。那一刻，我忽然醒过来，你还在天上，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找你。」

我身子突然发起抖来，猛地撸起宋巍的袖子，那道狰狞的疤痕赫然暴露在空气中，充满戾气。

我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来，艰难地找回自己的声音，「所以，你去了幽冥别阵？」

「是。」

我呼吸一滞，心底撕裂般的剧痛让我难以喘息，瞬间泪如雨下。

鬼族那位传说中的鬼仙，便是宋巍。

他只是见了我一眼，便甘愿做了幽冥别阵的送阵人，我不知道阵里有多可怕，只知道，幽冥河上，鬼声凄厉，鬼族人人谈之色变，鬼君即便修为大成，仍避之不及。

宋巍就这样走进去了。

我疯了般扒开他的衣裳，当年洞房里，他光洁的胸膛早已被密密麻麻的伤痕取代。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

我捂住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宋巍遮住了我的眼，声音干涩：「令仪，你别怕我.....」

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宋巍身上的疤，避之不及地后退了几步，知道是伤到他了，反手抱住他，「宋巍，只要是你，不论变成什么样，都是我最爱的人。」

宋巍很久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动。

我带着哭腔，一拳打在他肩膀上，「你傻啊！万一死了呢！万一没成功，魂飞魄散了呢！宋巍！你要吓死我！你真的要吓死我.....」

宋巍任我发泄，抱着我笑道：「可是我成功了。」

他说得云淡风轻。

这句话下，却是世人难以窥得的腥风血雨。

当初宋巍总是对我说，一点疼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习惯了。

走过幽冥刷阵的人，有什么疼是受不住的，这并不代表他不疼啊！我抱着宋巍，抚着他的背，他的脸，他的胳膊，一寸寸的，视若珍宝地抚摸，似乎这样就能抵消他的痛楚。

他捉住了我的手，有些无奈，「令仪，睡吧。你太累了。」

我腻歪在他怀里，一刻都不想离开。

「有些话，我该与彦初说明白.....」我闷闷道。

宋巍嗯了一声，「是我对不起他，我来说。」

「不行！」我生怕两人碰到一起，会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忙自告奋勇，「我去！」

说完推开宋巍，兀自去找了彦初。

鬼界的天空一向绿幽幽的，没什么看头，可彦初站在窗前，仿佛要把天盯个窟窿出来。

我停下脚步，走上前，轻轻唤道，「彦初？」

他眼神一震，向我看过来，干涩的嘴唇动了动，终是没说出什么来。

我沉默着，不知该如何开口。我想问他这些年的经历，想问他一个人背着天道，默默走了这么久，累不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

许是他觉得不该这么僵持下去，才开口道：「令仪，你倒不如不来看我。」

「天帝让你一直做峒渊，对吗？」我轻轻问道。

彦初苦涩的闭上眼，一行清泪骤然滑落。

「令仪，你在天宫，叫的每一句峒渊，对我来说，都无比刺耳。」

我垂下头，难怪每回我叫他名字，他都不爱搭理我。

峒渊这个名字，是被所有人都厌弃了。

剩下的无须再说，我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青色匕首，物归原主。

彦初脸色白了白，最终，手心的匕首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体内。

他盯着我的脸，仔仔细细的看着，「令仪，我——」

「对不起。」我说出的话干涩苍白，「彦初，对不起。」

心中的愧疚难以开解，却不好再说什么。

我对彦初，不过是人间短短十载的相处之情，亦师亦友，却不成想，他能背着天道走下去。我不敢听他去说，不敢想他要说什么。有些话太沉重，不如一开始就不说出来。

彦初低着头，忽然淡淡笑开，「令仪，我愿意的。为了让你不违背天道，好好活下去，我愿意抛弃姓名。你不欠我什么。当年，你能救我走出深渊，便是对我最大的恩德。」

他立在小窗里，一身玄衣，眉宇深深，脸上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冷和傲，他仍是天上人人畏惧的峒渊上神，可这对他来说不公平。

「彦初，名字，我会还给你。」我允诺道。

这是我在鬼族的第三天，除了日日黏着宋巍，什么都不干。

宋巍叹息道，「令仪，你不困么？」

我昨夜抱着他入睡，宋巍一睁眼，便看见我眼都不眨地看着他，笑得一脸痴样。

「我是神仙，不用睡觉。」说完，我打了个哈欠，凑上去亲亲他。

不得不说，宋巍还是长得很好看的，不然怎会让天上的仙女乱了心，一个劲儿对他抛媚眼。还有宦娘，隔三岔五来撩拨宋巍，真是讨厌得很。

「令仪，我该把你送回天上去了。」他摸了摸我的头，突然出声说道。

我思绪被打断，缓了一会儿，才慢慢问道：「什么叫把我送回天上去？」

宋巍清隽的脸上满是温柔，「你的死劫还在，需有人替你去顶。」

我倏地从床上爬起来，「不可能！宋巍，你想都别想！」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了？无坚不摧的铁人？他还有几条命能替我扛下天劫？

他道，「是鬼君。」

「不管是谁，谁都不行——」我忽的顿住，「鬼君？」

宋巍坐起身子，衣衫被我揉的发皱，青丝微乱，带着刚睡醒的慵懒。

「令仪，你的死劫，非幽冥剔阵不能抵。」他声音低哑，捧着我的脸颊细细摩挲。

我紧张道，「你的意思，是将他骗到幽冥剔阵里，然后破开鬼族的结界，引天雷下来，以毒攻毒？」

天劫必须落在一个人身上，说白了，就是需要一个替死鬼。

「鬼君为了扩大势力，不断在人间作恶，造出无数冤魂，他死有余辜。」宋巍探身过来，为我理好了头发。

我心神一动，「难道当年.....」

宋巍眼底闪过一抹厉色，罕见地浮现出怒意，「当年的烈火里，融进了鬼族的幽冥鬼火，差点将你的神格烧毁殆尽。他们为了夺我命数，怂恿皇族宗室作乱犯上，将你逼死。令仪，从一开始，坏我气运的是他们，违背天道的，也是他们。」

鬼君伤了我的宋巍。

还真当我这个天妃半点脾气都没有？

「宋巍，若是不亲自尝尝那冥河剔阵，我枉做天妃两百年。」

宋巍眼底闪过一丝犹豫，他并不愿意我以身涉险。

我说，「天劫不瞎，我在冥河还是在天上，它看得出来。倒不如一直跟在鬼君身边，让他尝尝被雷劈的滋味。」说完，我笑着看宋巍，「权当，是给他替我照顾夫君多年的谢礼。」

宋巍的耳根忽然泛了红。

他这个寡淡的人，即便当年与我花前月下，也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他惯会说情话，偶尔一句，便能撩拨得我心肝乱颤，如今没想到竟是一句「夫君」惹得这位宋大人动了情。

「夫君？」我又叫一声。

宋巍不自然地别过头去，却是抓紧了我的手。

指尖被攥得发了麻，可见他用了不少力气。我痛呼出声，宋巍意识到自己失态，蓦地罢了手。指尖还残留有他的余温，麻意不减反增，我此刻又希望被他握着，便舔着脸重新将手塞进他宽阔的手心，笑道「骗你的」。

当年宋巍是个帝王，我是个小仙，两人算不得青涩，却绝不如今日老成持重。

那时，宋巍早已学会内敛，喜怒不形于色，永远一副不问世事的圣人模样。

我初次下凡，一眼看中了他的矜持，捏了个诀落在他床上。

心思深重的帝王哪里容得了来历不明的女人接近自己，他抵着我的脖子，差点将我杀死。

许是后来，他见我实在蠢，不知银子为何物，烦琐的宫装也穿得七零八落，甚至连宫斗也斗不明白，别人害我，我还当人家好，这才渐渐对我上心。我不懂人间的说法，只知道在仙界，喜欢的人叫仙侣，从没唤过夫君这样腻歪的称呼。

可以说，今儿是两百年头一回。

谁知道，一叫，就叫得宋巍无法自处。

他还是喜欢的。

第四日，我们去见了鬼君。

鬼君懒洋洋地横躺在人骨头堆砌的椅子上，一副料定我们逃不出去的神态，「什么？你要去幽冥剔阵？」

我纠正道，「是我们，你、我、他。」

鬼君剔掉牙缝中的人肉，「本座看起来不傻，可为何你总将我当傻子看？」

「鬼君想得道成仙，幽冥剔阵非去不可。」

鬼君啧了一声，指指彦初，「本座杀了他，一样能飞升天界。」

我拿出了对待天帝一般的客气，「或许.....您不行。」

鬼君脸色沉下来，「你敢说本座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我微笑道，「彦初是人，受天道庇佑，有帝王之运加持，飞升乃水到渠成。可您是鬼，鬼有鬼道。」

鬼君沉默了。

「若强行剥夺人的气运，您飞升之日，天道未必肯饶你。」我敛衽，神在在笑道，「不如问问宋巍，在破幽冥别阵上面，他颇有一番见解。」

鬼君幽深的眼眸抬起，锐光犀利慑人，「早该猜到的，像宋巍这般罪孽深重之人，不受尽万剐之苦，怎能忝列门墙。」

「罪孽深重的是你们。」我牵住宋巍的手，攥紧了，「宋巍没错。」

鬼君大笑起来，「没想到天妃娘娘还是个护短的，怪不得宋巍对你念念不忘，就连本座的公主，都撼不动他的凡心。」

宦娘娇羞一笑，「天妃娘娘可介意与妾身共侍一夫？」

我说，「介意，十分介意。」

鬼君细细摩挲着下巴，「宋巍娶了本座的公主，本座才敢信他。」他怪异地笑着，表情令人作呕，「至少是洞房之后。」

宦娘忸怩一笑，偶尔瞥我几眼，得意之色十分明显。

「宋巍，你娶不娶？」鬼君慢悠悠问道。

宋巍胳膊一动，被我拉住。

我知道他要掏剑，甚至可能就在此地，与鬼君决一死战。

「娶。」我目光锐利地射向宦娘，「本天妃亲自，将贵公主送到床上去。」

鬼君拍手大笑，「好好好！天妃大度！宋巍，日后你可要并享齐人之福了。」

「何时？」我问。

「今晚！」宦娘迫不及待，高兴得要跳起来。

鬼君笑着摇头，「本座就一位公主，她说什么，便是什么吧。」

宦娘含羞带怯，喜不自禁。

我冷笑一声，拽着宋巍出了阴司府。

「令仪。」他任我拉着，跟在后头，冷不丁叫了我一声。

我说，「没事，又不是没跟人一起过。当年后宫那些莺莺燕燕，哪个不比她漂亮。」

话说出来，已经带着酸味儿。

宋巍一扯，我便被他扯进怀里，大手贴上我的脸，淡淡道，「你抢什么？」

我一肚子闷气，「怕你先答应，我听了难受。」

「鬼君爱女，嫁娶之仪却一笔略过，你不觉得他太仓促了？」宋巍循循诱导。

我拧起眉，突然明白自己关心则乱，答应得太过着急。

「鬼君等不及了！」我答道。

宋巍奖赏般摸摸我的头，淡淡笑开，「你能想明白，我很欣慰。」

我两手止住他的动作，懊悔不已。明明我才是活得最久的，可在他面前，总是什么都慢他一拍。

「这可怎么办！我都答应了！」其实拖一会儿，鬼君便会兵行险着，直接对彦初下手，而彦初早已在今早我和宋巍出门时，施了障眼法，随着我们一起，出阴司府，去了幽冥刮阵下。

真是让鬼君占了好大的便宜。

宋巍说，「原本不答应，鬼君恼羞成怒，便会直接派人去将彦初捉来，当他发现彦初不在阴司府中，便能猜到彦初去了冥河，因为那是离开鬼族的必经之地。」

我丧气道，「到时就可趁机将毫无防备的鬼君引入幽冥刮阵。现在不成了，他为了稳妥，会先看着你和宦娘洞了房，成了自己人。彦初不见的事儿，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传进他耳朵里。偏偏我们又不能主动告诉他，因为会提高他的警惕……」

我声音越来越低，最后闷闷道，「宋巍，我办了件糊涂事。」

宋巍叹息一声，「令仪，你不糊涂，是乱了心。」

乱得生怕宋巍跟鬼君动起手来，受伤丢命。

好长时间，宋巍没说话，我以为他生气了，一抬头，就看见他满眼笑意，「令仪，好久没人这么护着我了。」

想起鬼族那群人畏惧的眼神，他们对宋巍避之不及，正应了宋巍当年的恶名，我心中疑惑，「你飞升时，威风的仙号多了去了，为何偏偏取个文绉绉的文曲真君？」

宋巍没想到我思维跳脱到这儿，只说道，「我怕吓着你。」

与他重逢之后，我确实喜欢跟在宋巍耳边喋喋不休，屡次冒犯，若一早知道他是个满身杀孽，从幽冥刷阵里爬出来的神仙，定连宫宇都搬走了。

我懊恼地抓抓头发，「难道真的要跟宦娘洞房？」

宋巍温醇一笑，「人质送到手里，哪有还回去的道理。」

我瞪着眼，好一会儿才对宋巍道，「妙啊。」

鬼族的婚礼，办起来比人间还热闹。

纸扎的人抬着小轿，吹着送人走的调子，摇摇晃晃把宦娘送进准备好的洞房里去。

鬼君连拜堂都免了，请了我坐在堂中喝喜酒。

宋巍则一身红衣，被人拉去了新房。

「天妃娘娘，男人嘛，三妻四妾，总有习惯的那天。别绷着脸，喝酒，喝酒……」鬼君笑着对我举起杯子。

我看了眼绿幽幽的酒水，里头还飘着几缕可疑的头发丝，僵着脸笑了笑，「本天妃喝醉了喜欢耍酒疯，为保公主大婚之日稳当，还是算了……」

鬼君见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心满意足地大笑起来，「天妃娘娘能想明白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席间觥筹交错，鬼族的栋梁们脸上热情洋溢，我却度日如年。

鬼君看了看外头绿幽幽的天，也不知道从哪知道的时辰，唔了一声，「想来这会子，小两口当是开始了。」

众人哄笑，有些则挑衅的看着我。

我缩在桌子下面的手攥起，头一回觉得畅快的打架是件好事。

酒里的发丝沉浮几个来回，我终于等来了外面的动静。小鬼一路打着滚，哀号着冲进来。

「鬼君！宋巍劫了宦娘！」

话落瞬间，我躲在桌下的手猛然射出一道寒光，直逼鬼君咽喉。他并未防备，只来得及侧身，脖子上多了道伤口。

我凝聚法力，化出一柄和宋巍相似的长剑，向着门口爆射而去，沿途未来得及反应的鬼族，皆被斩于剑下，死气升腾，惨叫四起。

鬼君怒喝一声，紧跟而来。

「黄毛丫头，受死！」

我转身横剑，当！

隔开了鬼君的杀招，震得手臂发麻，后退几步，几个小鬼不幸被我的剑挨到，尖叫着化作齏粉。

鬼族人逮住机会，将我团团围起，封堵了去路。

我提剑，横在右侧，剑尖直指鬼君，冷笑，「老匹夫，我好歹是个天妃，虽是保一方太平的神仙，却不代表我不会杀人，也不代表我杀不死人。」

我眼风一扫，「不想死，尽管试试！」

鬼君脸色沉得可怕，「本座无暇跟你兜圈，先杀了你，再杀宋巍，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他化作一道诡异的黑气直逼我面门。

我手腕一震，一剑变千剑，流光漫天，尽数在我面前围城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法力如泄闸洪水，疯狂灌入轻剑中，剑发出一声铮鸣，银光闪烁，身边的鬼族开始一个接一个被撞成黑雾，灰飞烟灭。

鬼君发出怒吼，「混账！本座要你的命！」

剑势瞬间合拢，对着鬼君的脖颈飞过去，在空中擦出尖锐刺耳的噪音。

刺拉.....

我的袖子破了。

鬼君的胸膛上留下一道伤，流出墨绿色的液体。

我握住剑柄，横着劈开，剑意如涟漪，疯狂而剧烈的波荡开，没了天枷，两百余年的修为，将阴司府瞬间夷为平地。

天空突然剧烈震荡了几下，鬼君立在废墟中，脸色大变，四周飞沙走石，他怒吼道，「该死的！该死的！偏偏这个时候！」

我冷笑，「原来有天劫的，不止我一个。」

一道死劫，正在鬼域上方猛烈地轰击结界，鬼君的劫数，也如期而至，两劫加在一起，鬼域撑不住了。更别提其中，还有冲破噬元枷带来的天罚。

「带彦初来！快！」鬼君无暇与我战斗，开始四处闪避，向门口冲去。

我跟在后头，轻而易举扫去了碍眼的跟班，穷追不舍，好几次，都差点将鬼君斩于剑下。

刚杀到门口，就听有人对鬼君说，彦初不见了。

我加快了攻击，逼得他狼狈逃窜，最终追至幽冥岸边。

刮阵的场面更加可怖，绿色天幕下，似乎有个透明的屏障顶在那儿，屏障之外，两道通红的闪电交替有序地轰下，来势汹汹，震得鬼域地动山摇。

阴风怒号，鬼声戾戾，幽冥别阵内刮起了风，打着旋，平地而起，与天幕相接。

修为差的小鬼进来，便瞬间化作齏粉。

宋巍一身红衣，剑比在宦娘脖子上，神色淡漠，「鬼君，宋某送您入阵。」

鬼君咬着牙，阴沉道，「宋巍，把宦娘放了！」

宋巍剑稍一用力，宦娘的脖子上便多了一道伤痕，「阁下当知道我的脾性。」

宦娘本就是鬼，脸色没有惨白一说，可话一出口，我就知道她害怕到极点，「爹.....宋巍说.....要把我丢进阵里去。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鬼君睚眦欲裂，一掌拍向我，「宋巍，你既然不想要我女儿活，天妃娘娘，便也不用活了。」

先前鬼君忙于逃命，才叫我有可乘之机，如今殊死一搏，我很难再占上风。

几个来回，我累得气喘，发丝凌乱，若是这时候向宋巍跑去，无疑将后背露给了鬼君，此乃大忌。

鬼君没给我喘息的机会，眼看利爪要钳住我的脖子，只听身后宦娘惊叫一声。

鬼君攻势一顿，飞快向我身后冲去，下一刻，背后突然贴上一人，是宋巍。

他揽住我的腰，将我带向了另一侧，我回头，看见宦娘半只脚已经被幽冥刷阵吞进去，已经不会叫了，无声地挥动着双手，到处乱抓。

鬼君什么都不顾，赤脚趟进河水里，抓住了宦娘。宋巍一挥手，青气撞在鬼君后背上，将他二人推下阵眼。

宋巍抱住我，「别急，等彦初。」

话落，天空咔嚓一声，我抬头望去，透明的屏障从中间开始，逐渐向四周裂开，蜘蛛网一般，飞速的蔓延方圆数里。

天幕破了。

天劫马上就要降下来。

彦初的身影出现在半空，如一颗黑色的流星，飞快地向我飞来。

「宋巍，事不宜迟。」他冷静的声音响起。

宋巍攥紧了我的手。

「令仪，你信我吗？」

我点头，「信！」

说完，宋巍带着我腾空而起，向幽冥刷阵的阵眼飞去。

一靠近，我们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吸入中心。

我闭着眼，咬着牙，等了许久，并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疼痛。

睁开眼，只见宋巍抱着我，四周的飞刀如蝗虫，密密麻麻将我们围住，刀光贪婪，想把我身上的肉一寸又一寸地剝下去，它们飞射过来，却在触及宋巍的那一刻，仓皇逃窜。

宋巍是当年的破阵之人，这些飞刀自是不能再伤他分毫。

飞刀发出不甘的嗡鸣，转瞬间直直向下方飞去。

低空下，一团黑雾紧紧聚的那儿，飞刀气势汹汹地扎进去，扎到一半难以再进分毫。万千飞刀就那样围在周围，不断蚕食，不断进攻，黑雾很快呈现劣势。

宋巍说，「令仪，天劫来了。」

瞬间，轰！阵中的气流大乱，震得人气血倒涌，一道粗壮红色闪电如毒蛇，霹雳乍响，飞速向下，留下一道血红残影。

宋巍伸出手，修长的手指在空中虚虚一指，飞刀突然像被什么力量阻止，强行从黑雾四周撤去，转而向天劫围去。

天劫被拗偏了。

宋巍呼吸有些沉，额头浮现冷汗，操纵刷阵裹挟天雷，向下一指，天雷失去了阻力，擦着我的后背，骤降，轰在了黑雾上。

啊啊啊啊.....

鬼君和宦娘的惨叫此起彼伏，刷阵飞刀突然疯了般发出铮鸣，突然开始不要命地到处攻击，宋巍的脸倏地出现一道血痕。

他吐出一口血，身边腾起青色水雾，将我护在里头。

我心一突。

头顶天色乍明，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宋巍，你杀孽无数，本该以死谢罪。此间你助吾诛杀鬼君，毁刷阵，吾法外开恩，准你入轮回。」

我睚眦欲裂，抬头死死盯住天色那道熟悉的身影，天帝！

我挣扎着，突然发现自己被水雾锁住。

「宋巍！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心底发慌。

天帝道，「令仪，该回去了。待刷阵破了，吾送他入轮回。」

宋巍站在外头，身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血痕，剐阵开始反噬，他目光带着歉意，「令仪，对不起。」

我被他目光击中，红着眼怒喝，「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从一开始，宋巍和天帝就达成了协议。

宋巍替他灭了鬼族，他准宋巍入轮回。若不是我中途觉醒，宋巍需处心积虑替我抵消死劫，借鬼君自己的劫数，能更轻松一些。若我不想起他，宋巍是不是就打算不声不响地死在剐阵里，再次离我而去？

宋巍说，「令仪，这具身子太脏了。待我洗脱罪孽，干干净净地来找你。」

我挣扎着，「宋巍，你知道要成仙多难吗？要多少轮回，你才能记起我？」

很难。

罪孽深重之人，即便入了轮回，也是生生世世不得善终。天帝袖中飘出一道列满符文的黑色枷锁，盘成一圈，像宋巍飘来。

诅咒。

一旦落在宋巍身上，轮回变地狱，尝尽万千苦楚，永世不得超生。

我仰起头来，看向天帝，眼底满是疯狂，「天帝，令仪愿自毁神格，替他抵债。我不做神仙了，我只要宋巍好好的，无病无

灾，生生世世，平安喜乐。」

天帝皱起眉头，厉声道：「令仪，放着好好的神仙不做，三番两次栽在他身上，真是糊涂！」

我举起右手，虚空一划，一道血花飞散，豁然逼退了青雾，刷阵余威尚在，四周强大的压力压得我肺腑生疼，我的手高高扬起，任血随风弥散开来，诅咒被血雾侵蚀，发出滋滋的声响。

我感觉全身的骨头在发紧，紧到极致，发出了恐怖的咔嚓声，咬紧了牙，「天帝，令仪愿以毕生修为，渡此间恶鬼皆入轮回，所积功德，抵宋巍之过。」

宋巍浑身是血，他耗费了太多的力气，此刻我散尽修为，他被我威压挟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搭在我腰上的手，紧紧扣着我，想将我重新裹挟。

「宋巍，别费力气了。」我脸色惨败，仍死死看着天帝，谁都阻止不了我。

我在逼天帝，逼他答应。

司命赫然出现在旁边，「令仪！你疯了！快过来！」

我是疯了，我赌天帝对众生的垂怜，赌司命对我的昔日之谊，我赌上两百余年为仙，兢兢业业，行善积德，孤注一掷，只想为自己和宋巍搏个破镜重圆。

此时阵中，只有我和宋巍两人。

我撑着双手，竭尽全力抵抗诅咒的压制，眼睛淌出血来，眼前腥红一片。

周围泛起了光，是我的修为在消散。

幽暗之地，光之所及，花草丛生，数万条黑影被光包绕，黑色褪去，露出一条条无智的面孔，那些被鬼君胁迫的，堕入鬼道之人，如今楞楞地站在那儿，神情迷惘。鬼域的天空，开始泛起明光，人间的太阳从云层之后穿出，照进了不毛之地。

我艰难地抬起头，看向天空，诅咒仍不见消散。

我回身，抱住了宋巍，满嘴是血，声音发颤，「宋巍，我挡不住了，你别怕，诅咒我替你扛.....我不怕疼，不怕苦，我有过好日子.....我不遗憾.....」

宋巍低头，将我死死压在怀里，「令仪，我来。」

他扭转了二人的姿势，背对着天帝，神情温柔，黑色的诅咒一道道缠上了他的颈，他的手腕，他的双眼.....

我歇斯底里地哭着，「天帝！你罚我吧！我求求你！求求你们所有人！别动我的宋巍！我不入轮回了，是我不知好歹！我愿意死！我愿意飞灰湮灭！」

我手扒在宋巍的脖子上，一次次穿透诅咒，徒劳地想把它扒下来，灵力倾泻，磨不动黑枷分毫。

天帝说，「令仪，你两百年神格，早已残破不堪，念在你此番善举，吾只能许你二人，生世不离，此间诸多坎坷，何时赎清

罪孽，何时消抵。好自为之。」

我挂在宋巍身上，近乎虚脱，我知道这是天帝开恩，能给我的最好结局。

我已经感觉不到宋巍的体温了，

隔着风墙，对着司命惨笑，「日后有劳司命星君多写几个好本子，我和宋巍，再也不要分开了。」

天帝于心不忍，再次开口，「令仪，你可想好，此去一别，天界，是再难回来了。你诛杀鬼君有功，本可以飞升为上古之神。」

轰隆，鬼君的劫数飞速降下，彻底打散了黑雾。

阵中气流再度狂乱，大阵将毁。

我苦笑，「如此丰功伟绩，令仪只想拿来，换一个圆满。天帝，我愧对彦初，恳请您准予他恢复旧名，峒渊这两个字，就此终结。」

天帝说，「好」

「令仪谢天帝厚爱。」

宋巍揽住我的腰，将我紧紧拥入怀中，一道红线突然出现在我的小指。

我神情怔忡。

宋巍道，「在天界时，向月老讨了一根，一直想着给你带上。」

我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用胳膊抱住了宋巍的脖子，喃喃道：「宋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们有月老牵的红线，我会找到你的！」

宋巍拍着我的背，透明的脸上隐约看见了温和的笑，「好。」

「你不要不理我！」

「好.....」

后记

我做了个很长的梦。

梦里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凄厉，把我吓起来。出了一头汗，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

窗外，春光正盛，鸟语花香，院子里的杏花开了，香气扑鼻。

我晃了晃头，忘掉了奇奇怪怪的梦，最近总也睡不安稳，跟母亲讲，她料定是我婚事将近，太紧张的缘故。

我姓余，叫余令仪。

我爹是个大官，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嫁给江南富商之子，宋巍。

我和宋巍，可以说门当户对。

我爹是官，他爹是皇商。

他爹看中了我爹的权，我爹看中了他爹的财，于是我们两个，理所当然成了一对。

宋巍这个人，天性寡淡，第一次见他，是在月老庙。

我是去求姻缘的，求了一条红绳，心满意足地从庙里走出来，便撞到一个人。

一身青衣，长身玉立，俊颜如玉，只是看人的时候不冷不热的，也不爱搭理人。

我动心了，回去跟我爹讲。

我爹得知他家是江南有名的富户，也动心了。没几天，张罗了一个小宴，将宋巍和他父母请来，两家吃了个便饭。

后来，是我爹娘和他爹娘看对了眼，我才有了和宋巍继续发展的机会。

今天，宋老爷得知我心神不宁，勒令宋巍带我去爬山。

一大早，我欣喜地打扮一番，临出门前，带上了月老庙的红绳。

都说齐鸣山的风水好，山上的姻缘娘娘十分灵验。姻缘娘娘和有个叫司命的神仙关系极好，若是被她看上了，日后有情人便

能顺风顺水，终成眷属。

宋巍还是一副温温和和的模样，话不多，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

我不好意思让他劳心劳神，渴了饿了就偷偷往嘴里塞自己带的点心。塞了一口，还没咽下去，帘子就被人打开了。

宋巍看着我，一愣，我被他吓着，差点噎死。

他唇角弯了弯，似乎是想笑，却又忍下去。递来一个水囊，宋巍说：「我没喝过，新的。」

我红着脸接过，小声道谢，顺了气，才从车上下来。

齐鸣山不高，姻缘庙落在半山腰，爬上去要小半日功夫。

我扶着膝盖，气喘吁吁，仰头，上头人声喧嚣，半点没有疲惫的架势，可见世间男女在情爱一事上实在执着。我心跳加速，不知道因为累的，还是因为宋巍始终走在我身侧，不着痕迹替我挡开来人。

我拽了拽他的袖子，「宋巍.....我实在走不动了.....歇一歇.....」

姻缘庙就在眼前，再上几个台阶就到了，连丫鬟都小声劝我，「小姐，求姻缘需得心诚，宋公子都陪着来了，怎好半途而废.....」

宋巍则道，「正所谓心诚则灵，在哪都是一样的。」

我扬起嘴角，「宋巍，你想求什么？」

宋巍接过小厮递来的油纸，铺在地上，然后将我拉到铺好油纸的地方坐好，对我道，「我去去就来。」

我瞪大了眼，「哎.....你还没告诉我呢.....」

宋巍领着小厮拾级而上，我坐在树荫下歇凉，此地远离熙攘人群，连空气都清新很多。

远远走来一人，黑衣白衿，五官冷硬，一副极具煞气的模样。

我想起山间怪谈，吓得抓住了丫鬟的胳膊，「那.....那个人是不是朝我过来了？」

丫鬟平日里挺机灵的，一副这会傻乎乎的，一声不吭，许是吓傻了，我从地上站起来，拉着她就要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眨眼就到我眼前。

我后退一步，将丫鬟护在后头，「你.....你你要干什么？」

他长得并不丑，甚至像画本里才有的公子，如果宋巍在我心中是第一好看，那么他勉强可以算第二。

我恶狠狠道，「我告诉你，我爹是江州知府！你别想害我！」

那人也不说话，就这么静静盯着我，突然开口，「来求姻缘？」

我瞄了眼四周，心道宋巍怎么还不回来，「废话！来姻缘庙不求姻缘求什么？」

他忽然低笑一声，「令仪，你对宋巍，可真是用情至深。」

我大骇，「你.....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难道是我爹的政敌！

我还是红了脸，喜欢宋巍这事，我从没对外人讲过，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红绳，递过来，目光落在我身上，「几世所求，在今世终于守得云开，令仪，拿着罢，比你手里那根更管用，用来.....」他想了想，笑道，「贺你新婚之喜。」

他手里的红绳在风中飘飘荡荡，看着也没什么不同嘛.....

「你不会是江湖骗子把？卖姻缘绳的？」

他闻言一愣，转瞬笑开，「我这根都是亲自送到月老面前开过光的，姑娘不考虑考虑？一根也是系，两根也是系，总是多多益善。」

我撇嘴，「果然是骗子，说吧，多少钱？」

他道，「不多，用姑娘的一缕发来换。」

我宝贝得护住头发，「不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只能割一撮，跟宋巍绑到一起。你不卖算了。」

他笑容渐渐淡了，情绪有些低沉，「是我唐突。」

我觉着此人怪怪的，拉着丫鬟小步往回挪。

「令仪。」他忽然叫住我，「我生来无人肯叫我名字，你叫我几声可好？」

我这辈子没听过这样奇怪的要求，拧着眉，「你叫什么？」

「彦初。」

我愣了愣。

他紧张问道，「怎么了？」

我摇摇头，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浮现出来，有点耳熟，渐渐地我想起来，一拍手，「你跟天上那位大名鼎鼎的战神重名！彦初嘛！我爹说每次朝廷出征蛮夷，都会祭拜那个叫彦初的神仙！」

他眼中的光渐渐黯淡下去。

我笑道，「你真有福气！」

他说，「若重名也算福气，姑娘也是有福之人。」

我哈哈一笑，不好意思道，「我娘说，曾经有位护一方太平的女神仙，颇受人们爱重，沿海都尊称一声天妃娘娘，我娘百般打听，才知道她叫令仪，于是也给我起了这个名，后来又有人

说天妃娘娘其实叫弦音，我娘觉得令仪多少跟天妃沾沾边，便没改……其实我觉得余弦音更好听一些……」

「令仪就很好。」他说，「令仪是我听过最好的名字。」

我欣喜道，「你真这么想？不知道跟宋巍这个名字配不配……」

他顿了好一会儿，才说，「配。你们两个……会长长久久，往后生生世世，无灾无难，姻缘不断。」

我开心得几乎跳起来，「承您吉言。我一定得给您钱！」

说着要去掏荷包，一抬头，哪里还有人的影子。

一阵山风吹过，我怔愣在那儿，丫鬟突然道，「小姐！你什么时候起来的！怎么还把银子掏出来了！不知道财不外露么？快收起来！」

我回神，皱着眉，「刚才那人呢？」

丫鬟疑惑，「什么人？」

我摇摇头，有些恍惚，「噢……可能是……刚才做梦了。」宋巍才离开一会儿，就开始想他，甚至幻想出一个人，对我说吉祥话，真是没救了。

「呀！小姐！你姻缘绳怎么掉在地上了！」

我顺着丫鬟的手指看去，一条小绳落在地上，我赶忙捡起来，暗道自己粗心，打开荷包往里收的时候，忽然愣住，我藏的那

条小绳还好好地躺在里头。

手里这条，岂不是那个叫彦初的给的！

我想不通，也许真是遇见鬼了……

「小姐！宋公子来了！」

远处回来两个人，正是宋巍带着小厮回来了。

一见到宋巍，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我笑咪咪地朝他跑过去。

待跑近了，他略一扶我，温声道，「慢一些。」

我背着手，生怕他看到两条姻缘绳，以为我急不可耐。

「你……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宋巍笑了笑，对着我伸开手，他的掌心里，赫然安安静静躺着一条寄了铃铛的红色小绳。

我脸腾地红了。

这都三条了，可怎么办……

丫鬟和小厮偷笑着，悄悄溜走。

我脚尖划地，低着头忸怩道，「你是什么意思？」

「令仪，我心悦你。」

我的心漏了一拍，迫不及待地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朵花，「宋巍！你喜欢我！」

「嗯。」

我恨不得现在就扑过去抱住他，又怕将他吓跑，「我.....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说完，从背后伸出手，两根姻缘绳。

宋巍一愣，「令仪，你何时又多出一根？」

我脑子突然不灵光了，突然看向丫鬟，她躲闪着不敢看我。

原来是她告密！宋巍早就知道我的心思了！

我牵起宋巍的手，红着脸在他三个手指上都绑了姻缘结，然后把手递给他，「你来吧.....记得打死结！」

宋巍闻言，轻笑出声，接过来，淡淡道一声，「好」。

只有定情之人，才会将手指绑上姻缘结，走进姻缘庙。

我和宋巍手上绑了三根，成了此地最引人注目的一对。

他握住了我的手，领着我，拾级而上。

姻缘娘娘的神像就在眼前，香火旺盛，人来人往。

我说，「宋巍，有人跟我说，我们会生生世世在一起。」

他步履平稳，神色不变，「还说了什么？」

我想了想，「好像，还说什么守得云开.....无灾无难什么的。总之都是好话。」

大婚在即，好话总是愿意听的。

宋巍拉着我来到庙前。

「令仪，闭眼，合掌。」

宋巍不是个信命之人，这一刻却无比虔诚。我学着他的样子，闭眼。

两人并肩而立，双手合十，指尖的姻缘线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度，一头牵着他，一头牵着我。

微风吹过，牵动了红绳，亦牵动了我的心。

好一会儿，我睁开一只眼，偷偷看他，「你许了什么？」

「没什么。」

我跟着他，向外面明媚的春光里走，「到底求什么了？宋巍，你告诉我嘛.....」

「令仪，说出来就不灵了.....」

「说不说？」

宋巍叹息一声，「只求了一个词。」

「什么？」

「圆满。」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